#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三〇一二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 訃告

生活教育社理事長，育才學校及社會大學校長陶行知先生三十年來，獻身中國民主事業及新教育事業，不幸於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突患腦充血症，于當日正午十二時三十分在滬逝世，享年五十四歲。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上海徐家滙路上海殯儀館大殮。謹此

訃聞

生活教育社
育才學校
社會大學
哀啓

七月廿七日

# 民主 星期刊

第四十四期七月廿七日出版

主編：鄧初民

悼李聞兩先生特輯

- 悼聞一多先生……鄧初民
- 暗殺嚇不了人民……胡　釗
- 「一死水」沸騰了……高克奇
- 血火在燃燒……蕭　澄
- 悼……沙介寧
- 敢說敢做的聞一多先生……吳　曉
- 用血來償還筆血債……李戰林
- 武力不可恃論……沉　思
- 展望巴黎和會……周　冲
- 小學教師的呼聲
- 「教育第一」的空喊與實踐……周　折
- 國民教師是包收濫賬的嗎……張懷品
- 玩的是甚麽把戲……王絲綸
- 有感卽錄……石　依

通信地址：管家巷二八號

# 唯民週刊

鄧初民主編

第二卷第五期出版

本期內容

- 悼聞一多先生……鄧初民
- 割去人們身上的「盲腸」……弘　仁
- 法西斯份子……
- 聞中美農業技術合作……柯　同
- 唯民團組成有感
- 雜談
- 當前國內外形勢鳥瞰……鄧初民
- 中國法西斯獨裁的根據、特點及其前途……辛　濤
- 生與死（憶亡友聞一多先生）……劉文茵
- 殷代的家族形態（歷史講座）……翦伯贊
- 唯物論與唯心論之歷史考察（哲學講座）……侯外廬、羅克汀合著
- 改組政府協議（政治講座）……鄧初民講述　司馬星筆記
- 藥……高克奇、房君穎
- 唯民書簡：函授讀書會問題……鄧初民

定閱：每逢星期六出版★本期定價一百元　訂閱全年三千元　訂戶款項另行通知

發行部：唯民週刊社　地址：中山一路四德里五號

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 李公樸　聞一多　兩先生追悼大會籌備會啓事

逕啓者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在昆先後遇刺逝世，噩耗傳來舉國悲憤，本會訂於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假中華路陪都青年館舉行追悼大會，敬希各方友好屆時蒞臨以隆哀典，如蒙惠賜輓詞誄章花圈，並請於二十七日以前交（一）國府路三百號或（二）民生路一五一號民主報社，至深感禱

發起者：

張聲韋　黃墨涵　鮮英　潘震亞　傳鍾　劉滄浪　趙景生　譚勤先　魯掖　宋非紫
吳玉章　黃吹咸　史良　應雲衛　于剛　張志淵　王深林　張樹青　沙揚　盧世賢
張篤倫　葉企揉　劉王立明　沈起予　周文　洪沛然　黃朋豪　莊嚴　章增揚　集叔勛
胡子昂　黃子卿　焦敏之　聶紺弩　何其芳　方與嚴　甘嗣森　夏白　張震　閻齊陽
孫元良　劉永濟　王洸亞　李文釗　孫堅白　孫銘勳　葉甫中　龐薰青　周西平　聞齊鵬
許學源　陳登恪　崔國翰　端木蕻良　周特生　羅克汀　趙友農　吳梓　龍聖天
馮友蘭　馬大猷　葉丁易　力揚　屈楚　田鍾靈　馬倍贊　周遊　陳志中
周炳琳　鄧初民　敬樹誠　艾蕪　鄧曉暉　李學之　李康　高克奇　宋子鍊
許德珩　蕭爲英　鄧公復　沙汀　洗漫羣　姜公湘　謝秋宽　仲元　徐健
何魯　周谷城　徐崇林　王亞平　徐邏鉛　陳永冬　周林　陳方　宋宇
馮至　李相符　張友漁　臧雲遠　劉念渠　汪子美　袁庶蕁　湯遜　史顏山
董時進　陶大鏞　郭則沉　柳倩　黃若海　陸地　陳利山　任沈　石嘯

[illegible]

# 復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通告

復業字第〇二八號

本公司爲重慶至白市驛間旅客交通便利起見特自七月二十五日起增加車輛改定行車時間敬希各乘客鑒察是荷

總公司：千廝行街二十號
重慶站：民國路一九九號
白市驛站：白市驛下場口

行車班次時間表

| 班次 | 開行時間 | 班次 | 開行時間 |
|---|---|---|---|
| 頭班 | 上午七點 | 八班 | 下午一點 |
| 六班 | 上午九點 | 五班 | 下午三點 |
| 三班 | 上午十一點 | 末班 | 下午五點 |

備註：（一）每日行車四次白兩站對開（二）逾有救濟車無停班不得時車之後（三）備有新式客車專供不便之需

# 四川省公路運輸公司　重慶站　新開渝綿線各站班車

本公司爲便利重慶經遂寧至綿陽間旅客起見從七月二十九日起開行左列各站班車如后表

| 起訖站名 | 車別 | 輛數 | 開行辦法 |
|---|---|---|---|
| 重慶—綿陽 | 快 | 一 | 每星期一·四兩日開行 |
| 重慶—三台 | 普 | 一 | 每旬一·六兩日開行 |
| 重慶—銅梁 | 普 | 一 | 每逢單日開行 |
| 重慶—璧山 | 普 | 二 | 每日晨早六時三十分開行 |

一、售票地點——民國路一六六號重慶站售票處。
二、售票時間——每日午前十時起至午后二時止逾時若有餘額仍可向兩路口本站補購。
三、開車時間——每日午前七時。

# 延安各界追悼李聞等烈士

# 舉行反內戰反特務大會

## 朱德總司令林伯渠同志出席講話，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反對法西斯的內戰特務政策。

## 李敷仁柳湜劉善本等先生被邀演講

▲延安二十七日廣播 昨日下午四時延安各界萬餘人，在大禮劇場舉行反內戰反特務大會，追悼李公樸、聞一多、李兆麟、于崗中、王任等烈士。是時雖爲雷烈日，人羣仍踴躍而來，劇場及兩傍廂樓爲之擁塞，場外的山坳亦處處佈人羣，綠柳叢揚中閃出許多紅纓。四時許，宣佈開會，奏哀樂後，選出大會主席團，全體肅立爲李聞諸先烈默哀。

朱德總司令首先發表講話，他號召全國人民全國民主人士一致團結起來，清洗法西斯好亂份子，號召全國一切國軍隊退出內戰漩渦，號召中美兩國人民共同攜起手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華殖民地政策。

林伯渠主席演說，號召全邊區人民努力生產，實行「三年建設計劃」，達到糧食和布匹的自給，充實自己的力量，誓爲全國人民反內戰反特務運動的後盾。

會遭特務行刺未死的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李敷仁先生，對延安各界召開大會追悼民盟中委李聞二氏，表示敬意。他說：李聞二先生爲要求民主與和平被法西斯特務殺死，而當局外表上還假裝着喊捉兇手，究竟誰是兇手？我敢說還裝假裝捉兇手的人自己就是兇手。請看我自己吧，說到這裡，李先生就從衣袋中掏出一粒子彈高舉在手，憤恨的說：「這就是他們給我的一粒子彈，給民主同盟的人的一粒子彈。李聞二先生亦是這樣被殺的」。當時台下高呼：「爲死難烈士復仇！取消特務統治！」

人民救國會執委柳湜先生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蓄意暗殺民主人士的陰謀，他說：我還記得很清楚，四月中旬，上海民盟領袖之一的某先生接到反動派要停止活動的「勸告」，並說：「犯不着坐定是才第二」。在較場口事件以後，某要人在一次宴會上說：「可惜還未沒有把李公樸打死」，他更指出一個值得警惕的事實：「現在反動派特務機關開了一個黑名單，提要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暗殺民主人士和民盟負責人。我們堅決反對這種特務的暗殺政策，號召全國人民組織起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同胞，保護他們自己的領袖」。

六月廿六日駕機飛延逃出內戰漩渦的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卅五中隊B24式五三〇號機機長劉善本上尉，副機長張受益上尉，被邀講話。劉善本上尉說：「六月廿六日國民黨已經頒佈了停戰令，但他們卻仍命令我們到昆明運器材回，進行內戰，我在上海曾親眼看到幾十輛美式大卡車裝運軍火，開赴蘇北，海軍開赴青島，而一週中由空軍運送七萬五千人到濟南」。劉上尉稱：「和平民主的巨流把我們沖到延安來，我相信今後將有更多的空軍人員退出內戰」。副機長張受益上尉稱：「我爲了反對內戰而來，今天恰好一足月，這一個月的時間越發加深了我對延安的愛慕，使我要求永遠留在延安」。張上尉稱：「延安人們內心的熱力吸引了我，到延安的人們遇事公而後私，刻苦耐勞的精神，有異樣的友情，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浩然氣魄。我曾是十一年的國民黨員，但我痛恨國民黨內的黑暗貪污」。最後張上尉說：「國民黨空軍人員很多都是不願意打內戰的，他們都有父母兄弟姊妹，他們都不忍心用美國武器殘殺自己的同胞，但是他們在痛苦，在徬徨，希望解放區的人民伸出手去拯救他們，使他們能夠早日脫離內戰苦海。」

大會歷時三小時，最後全體通過「延安各界反內戰反特務大會宣言」後散會。

# 新華社記者

# 闢陳立夫謬論

## 反動派自己才眞是中國的盲腸

▲延安廿五日電 新華社記者評CC特務頭子陳立夫廿二日談話稱：陳氏所謂解決國是施用手術論，洩露了法西斯反動派向中國人民行兇的方針。陳氏自稱，他曾「與中央日報友人略談共產黨問題」，以「治病」比擬「處理政治問題」，那位「友人」當即「詢以如事實證明內服之藥確已不能治病，而用手術尚有希望，則爲良醫者是否亦將動手術」？陳氏答曰「然」，並引治盲腸炎以爲例說。原來在陳氏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軍民以及全國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是「盲腸」，都必須加以消除，在「內服藥」不能奏效時即須「施行手術」。雖然陳氏在其談話中還假惺惺的裝着「不忍遽施手術」，「非至談判之路完全閉塞，不宜採取政治解決以外的方針」，但誰都可以看到，陳立夫所謂「施行手術」（「政治解決以外的方針」）（即武力解決的方針），已經在日益蔓延到全國的中原、蘇北、山東、山西等地內戰的火，與國民黨統治區內的法西斯恐怖兇殺中表現出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就是這種「手術」下犧牲的。

新華社記者指出：陳立夫之流把中國共產黨及整個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當作「盲腸」，但是中國人民知道得很清楚，中國的眞正「盲腸」正是包括CC特務頭子在內的一小羣法西斯反動派。十八年來這一羣敗類所吮吸的中國人民的脂膏，所吞噬的中華兒女的生命和所消耗的中華民族的活力，是無可計數的。把這一羣敗類所給予中國人民的迫害僅僅比作「盲腸」，實在是太輕了，中國人民對這種禍害雖盡量容忍，但是這種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今天這一小羣的法西斯敗類竟然狂妄到這樣程度，要向中國人民「施行」全面的殺的「手術」，如果法西斯反動派毫不悔悟，並堅持向中國人民開刀，那末中國人民將被迫予以堅決有力的回擊。而被割除的將不是別人，而恰恰是法西斯反動派自己（新華社）

# 社論

# 才不過是一個開始

## —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

今天陪都人士要舉行一個盛大的集會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這是一個沉痛而又莊嚴的大會，這代表着千千萬萬人的悲慟，來哀悼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這又代表着千千萬萬人的憤怒，來抗議中國反動派的無恥暴行。

從地區來說，這種哀悼和抗議並不限於陪都一地，而是遍及全中國、全世界的；從時間來說，這種哀悼和抗議也並不是將告一個結束，而正不過才是一個開始。

李公樸先生已經逝世了十七天了。聞一多先生也已犧牲了十三天。在這十多天中，一方面是中國人民的憤怒之火燃燒得日益高大，日益普遍，另一方面是中國反動派在那里捏造新的「謠言」神話，以逃避責任。他們最初說李聞二先生是中國共產黨殺的，昆明的『反共大同盟』這樣說，重慶的『中央日報』復這樣說。最近，大概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宣傳太蠢笨了吧，論調又爲之一變說是雲南地方人士殺的。這，其實也是同樣蠢笨。大家都知道，在雲南未被反動派『統一』以前，昆明是比較自由的，昆明的民主人士是比較有保障的；在雲南被反動派『統一』以後，『一二一』血案就發生了，李聞二先生就被暗殺了，西南聯大的十一位教授就逃入外國領事館了。這不是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殺人犯到底是誰嗎？

不管反動派玩弄什麼新花樣，這次的昆明血案是絕對不能含含糊糊就了結的。我黨周恩來同志說得好：『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楊杏佛、史量才的案子不能伸雪。現在不行了，我們要伸雪……』。是的，我們一定要伸雪！中國人民必須結結實實地教訓一下反動派：中國人民的英勇的戰士不是這樣容易屠殺的，反動派必須付出他們應付的代價來。必須懲辦一些他們的爪牙，必須取消特務機關！

這樣的要求一天不實現，中國人民的鬥爭就一天不終止。而這樣，才是我們最好的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的辦法。

我們又知道，李聞二先生直到最後一分鐘都在爲中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獨立與民主是中國人民的根本要求。沒有獨立與民主，則或由於外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或由於國內反動派所發動的內戰，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和平。曾經有衆多的先驅者爲這個神聖要求而奮鬥，而流血。在這條滿是血跡的中華民族解放之路上，李聞二先生獻出了他們巨大的努力，以至最後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李聞二先生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在抗戰以前，李先生爲了反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主義，曾被捕入獄；抗戰爆發以後，李先生又奔走各地，致力抗戰的文化教育工作。聞先生則在他早期的作品裡面就充滿着愛國主義的熱情；後來雖經歷過一個時期的埋頭古書，不問政治，但到了抗戰後期祖國的災難日益深重，他的愛國熱情就從此重又燃燒起來，並因此而爲當時的消極抗戰者與今日的賣國獨裁者所嫉視，所殺死。

李聞二先生的愛國主義又並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愛國主義。他們知道，最受到半殖民地的中國之害者是廣大的下層人民，而中國的反動集團却是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以至爲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因此他們的愛國主義就又表現爲對於下層人民的深厚同情。他們又知道，由於上述的緣故，只有廣大的中國人民才是眞正愛國的，並眞正有力量能夠爭到中國的獨立，而中國的反動派却是賣國的，不能寄與他們以任何希望的，因此他們的文化工作道路與政治道路就又選擇了與人民大衆相結合的道路。李公樸先生很早就從事於民衆教育。聞一多先生近年來的藝術思想也有很大的改變，很強調爲人民服務的重要。至於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政治行動，那是更爲顯著，不待說明。中國的反動派似乎永遠想不通這個道理：爲什麼不但中國的共產黨越殺越多，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也越殺越多。在他們這種眼睛裡只看得見他們的私利和權力，永遠也看不見人民和眞理的人，這的確是一件怪事。他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乃是中國人民及其優秀代表挽救國與自救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日益強大也就是因爲它忠實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並能率領中國人民一同前進，一同取得勝利。他們不知道，只要中國還有無數的愛國主義者，無數的人民，他們都會從各自不同的道路接來到救國與自救的眞理的，而這結果，或者他們就參加共產黨，或者他們就成爲共產黨的很好的同伴和戰友。

在這樣的意義上，的確是一個李公樸倒下了，便會有千千萬萬的李公樸，一個聞一多被暗殺了，還會有千千萬萬的聞一多的。這些成千成萬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將要繼承李聞二先生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將要繼續走着李聞二先生的與人民大衆相結合的道路，把悲慟變爲力量，從黑暗中爭取光明，一直奮鬥到中國得到了全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

中國一天不獨立，不和平，不民主，中國人民的鬥爭也將一天不終止。而這樣，也才是我們最好的追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的辦法。

# 胡宗南軍兩路渡河入晉進犯

# 同蒲路南段激戰進行中

## 國民黨輕裝快速部隊猛攻豫東

▲陽城二十六日電 本月中旬，胡宗南之三十八集團軍總部，及其直屬特務團、直屬砲兵三個團，配合飛機九架，坦克十二輛，裝甲車十二輛，由河南陝州渡河開進晉南。其第一軍第一師，於十二日至十五日由陝西韓城東渡，開赴汾南稷山，以進攻該地八路軍。二十七軍軍部，十五日亦由陝州東駐聞喜以南之水頭車站。此外晉南集結之國民黨軍閻軍，計有新三師（即一六七師），新二師（即七十八師），第一師，三十一師、四十七師、三十九師、七十二師等七個師，及特務團，鐵道砲兵團及閻軍保安團、愛鄉團等地方團隊，統由三十八集團軍指揮，正向同蒲南段八路軍分路進攻，激戰正進行中。（新華社）

▲菏澤二十六日電 根據國民黨當局，限期七月底消滅豫東八路軍之密令，國民黨軍正積極調集兵力，加緊對隴海路南杞縣、睢縣、商邱、太康、柘城地區進行「圍剿」。八日駐開封一帶之六十八軍一四三師附汽車四十輛，開拔杞縣向睢縣東南之馬官集，張蔡一帶八路軍追攻。十三日商邱國民黨軍五十五軍特務營與六十八軍一個營，共八百餘人，附重機槍八挺，迫擊砲四門，亦開往柘城參加「圍剿」。現尚有美式裝備不明番號的國民黨軍，源源由鄭州、開封一帶開往豫東。其先頭部隊一個團，已於日前抵達商邱，參加商邱西南地區之「圍剿」。原豫東國民黨軍主力八十一師全部，及一八一師一個團，附坦克車十輛，汽車二百四十輛，組成輕裝快速部隊，正向太康杞縣解放區猛攻中。（新華社）

▲邯鄲二十六日電 國民黨當局限期消滅豫東地區八路軍之密令，本月十二日，八路軍於柘城自衛戰中，從俘虜案部繳獲函件中發現。其中一件稱：『密劉主任（按即第四綏區主任劉汝明）午齊（七月八日）電開：奉主席蔣午微（七月五日）電開豫東杞（縣）通（許）太（康）睢（縣）一帶奸匪（指八路軍）令飭（按即偽軍張嵐峯）各部加強清剿，務於七月底前肅清……除另電外特電』。此外并有命令五五軍一部，抽調輜車改爲快速部隊進行追擊圍剿等文件。

# 周恩來同志

# 前日曾晤馬歇爾

## 司徒雷登昨抵牯嶺

▲本報南京廿七日專電 今日上午十至十二時，周恩來往晤馬歇爾，談話內容未悉。據此間晚報稱：談話涉及範圍頗廣，馬歇爾亦未認局勢嚴重萬分。如何停戰問題尚未談及。又馬歇爾今午赴廬。今晚司徒雷登宴請周恩來。昨晨周在滬招待外籍記者，力言全面停戰及召開政協綜合小組之重要。周在答記者詢問時，表示停戰不應有任何條件。對蘇北戰事，他說國方下令停止進攻，派執行小組調處。歡迎中外記者去考察，若此種要求仍不接受，中共對攻者只有堅決自衛。

▲延安二十六日電 美聯社滬息：周恩來將軍對記者稱：中共軍隊無向南京或上海方面進攻之意。外傳中共已潛入上海附近地區，此項謠言，誠爲可笑。又稱：「國民黨反動派所散播之中共已計劃組織一萬饑民在滬暴動的消息，完全不是事實」。（新華社）

▲牯嶺廿七日電 駐華美大使司徒雷登，今日自京抵牯。（中央社）

# 鮮特生史良先生

## 弔唁關向應同志

▲本報特訊 前（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民主同盟重慶支部負責人鮮特生先生暨民主同盟中執委史良先生，以中共中央委員關向應同志，和本報「青年生活」主編劉光同志，先後不幸病逝，特往中共四川省委員會，表示弔唁和慰問。

# 晉中閻軍

## 抓丁又搶糧

▲離石二十六日電 閻軍侵佔晉中平川後，瘋狂抓丁搶糧。僅清（源）太（原）徐（溝）三縣，不完全統計，即抓走壯丁二千餘人，被閻軍強迫修築碉堡工事之民伕，每日達五六千人。文水縣二百多戶的北徐村，被閻軍搶走糧食一千○十六石，汾陽韓家堡則上爆的家子，大部被閻軍縱火焚燒。清源西谷村幹部民兵及家屬八人，全遭閻軍活埋。（新華社）

# 關向應同志遺體

# 已在延隆重安葬

## 朱總司令等曾親扶靈至墓地

▲延安廿三日訊 中共中央委員關向應同志遺體，於昨日下午五時在中央黨校入殮，今日上午八時隆重安葬於東關外飛機場墓地。入殮時，劉少奇、任弼時、康生、羅瑞卿等同志均親臨視殮，隨即出殯。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全體幹部黨員及中央負責同志輪流護靈，直至今晨。今日上午六時朱總司令、任弼時同志等將靈櫬抬上靈車，並與彭德懷、康生、林伯渠、陸定一、傅淑石、徐向前、蔡暢、習仲勛、馬明方等同志及各機關學校代表四百餘人隨靈護送，十輛護柩車徐徐跟進，沿途各機關及東關羣衆佇立迎靈路旁，靈柩到達墓地時，送葬代表及延市羣衆五千餘人全體肅立，哀樂齊起，全體向遺像行三鞠躬禮，朱總司令等親獻花圈輓聯，並致詞謂：『關向應同志二十餘年來爲民族解放事業奮鬥不懈以至辛勞成疾，今天他死了，全黨同志要繼承他的遺志，爲完成中華民族獨立、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到底』。

在送葬行列中，長期衛護關向應同志的護衛員柴甫經及四年餘病中護理他的女護士李水等同志均泣不成聲。正在懷悼的哀樂聲中舉行安葬禮時，忽然警報響起，隨即有國民黨飛機兩架竄入墓地上空，引起了送葬人羣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限憤恨，大部沉痛而有秩序地散開躲避，但朱總司令、任弼時等同志仍巍然執鍬掘土，警衛員柴甫經哭着以手抓土擲入墓地，中共中央辦公廳及中央黨校十餘同志，亦在警報聲中完成掩土禮儀，上午十時完畢。

# 中共四川省委員會

## 唁慰關向應同志家屬

▲本報訊 中共四川省委員會，昨致電唁慰關向應同志家屬，原電如下：

延安關向應同志治喪委員會轉關向應同志家屬鑒：驚聞向應同志病逝延安，留渝諸同志，莫不齊聲哀悼。向應同志以民族解放事業奮鬥不懈，積勞成疾，不幸不治逝世，實我黨之一大損失！尚希節哀，爲完成遺留事業而奮鬥，謹致唁慰。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寢叩

# 廣州行營違背協議

# 迫害東江復員人員

## 東寶惠區數十人被捕

▲香港航訊 關於廣州行營決定集訓中共復員武裝人員一事，中共廣東區黨委發言人曾對新華南社記者發表談話，他指出：「這是行營方面違背協議，故意節外生枝，藉名集訓，設立集中營來拘捕我們復員武裝人員的一場陰險圈局。結果不是指導他們復員就業，而是叫他們失去人身自由，永遠失業」。

他繼續說：「東江縱隊一撤出，舊時解放區各地就被進行「清鄉」，不只是放空氣、貼標語說是要搜絕中共活動，活捉中共復員武裝人員，而且據我們所知，在惠（州）、東（莞）、寶（安）地區已被捉去了幾十個人」。

他接着指出：「反動派已經佈置了而且還在積極佈置着一個陰謀，就是企圖以廣東區沒有中共武裝人員爲名，進行搜殺中共復員武裝人員和地方人員，這顯然是一個蓄意的挑戰行爲」。

最後他鄭重聲明：「假如當局一定要把這本來早就可以平息而且應該平息的餘波，再新翻成血海，則一切可能演變出來的不良後果，應由廣州行營負完全責任」。（七月二十三日寄）

## 美國支援國民黨

# 英國輿論有所指責

## 中國內戰美國負有重大責任

▲上海通訊 倫敦泰晤士報評論稱：「中國之最大希望，在於全體人民之渴望和平，中國當前之命運，唯有中國人民決定」。曼徹斯特衛報二十四日發表社評稱：「國共談判於將成功時又破裂了，雙方山險又進入了戰爭狀態，消息傳來，令人痛心」。[illegible]稱：「從種種事實，證明中國人早已不堪忍受毫無意義的糜爛的內戰，從戰後的復興來看，中國……此間人煽動蔣主席，他們很相信依靠美國的支援，可以消滅共產黨」。該報再以堅決的語氣說：「在這局勢下，美國負有重大責任，美國政府在戰時及戰後全力支持中央政府，不管馬帥想做得如何公正，不管他的技能與耐心如何能得一致讚揚，他不能夠證據國民黨軍隊是由美國軍官訓練、配備的，美國的飛機與輪船時常爲國民黨運武器」。談到美國的對華政策，該報評論說：「中央政府的存在，乃是依靠美國的援助。美國的政策如果已促進國共間的和平民主的若干進步，就可證明它的正當；但是它沒有這種成就，美國就必須立即考慮結束它的政策」。關於中共區內一切措施，該報評論：「在共產黨管理的區域內，足以證明他們的行政比國民黨在二十年中所能做到的更爲有效，更得民心」。

# 紐約美軍張貼標語

## 斥何應欽挑撥戰爭

### 反對他參加聯合國參謀會

▲延安廿七日電 塔斯社紐約訊：何應欽抵達紐約之後，七月廿三日，華僑隨軍士兵張貼標語描寫這位中國前任陸軍參謀總長爲戰爭挑撥者。其他的標語要求從中國撤退美軍，反對委派何應欽參加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新華社）

# 嫩江臨參會閉幕

# 于毅夫連任主席

▲齊齊哈爾二十五日電 嫩江省臨參會於完成各項議程後，已於日前勝利閉幕，大會在通過全省施政綱領及各種重要提案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省府主席、省參會議長及省府委員。前省府主席于毅夫，當選連任。前省府副主席老國民黨員車向忱先生，當選爲臨參會議長。東北抗日英雄張壽籛，被選爲副議長。大會並選出下列九人爲省府委員，北滿抗日聯軍將領王明貴、宋紹德、嫩江省實業公司總經理韓永贊、鐵路工人沈造林、遼河農民領袖劉守造、西滿鐵路管理局副局長郭維城、齊齊哈爾市各界聯合會主任宜南新、原公安局長屈南、原省府秘書長王光信，宣誓就職後大會最後通過宣言，誓以全力貫徹民主施政綱領，全力支援民主聯軍爲民主事業奮鬥到底。並緊急呼籲，要求美國撤回駐華美軍，撤消軍事援華法案，要求國民黨當局愛護國家民族利益，確保領土與主權完整。（新華社）

# 保定駐軍

# 攔路搶劫

▲河間二十六日電 保定城內國民黨軍及偽軍集結，軍糧發生困難。士兵食不能飽，軍紀敗壞。敲詐、勒索、搶劫、送賄事件，不斷發生。日前城內綢緞衣店、雜貨店，均遭搶劫。銀行也被搶了四家。士兵已公然在交通要道攔路行劫。私運軍火、貨物，更是司空見慣。保定國民黨當局爲「解決」其糧食危機，現正在共佔領區大肆搜刮。（新華社）

# 王鐵漢

## 乘間逃逸

▲淮陰二十六日電 十九日晚在丁堰附近爲新四軍俘獲之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於月夜護送至後方途中，利用我方之寬大待遇，乘間逃逸（新華社）

# 晉東南軍民合作自衛

# 沁縣偽軍武裝解除

▲長治廿六日電 盤踞沁縣城之偽軍段炳昌部，已於廿一日晚被當地羣衆解除武裝。沁縣城及城北公路線上之漳源、鎮平寺鋪等偽軍據點，同告解放。從此打入完整的晉東南解放區的一個楔子，已被拔除。段逆爲晉東南著名漢奸，曾任日寇華北「剿共軍」第一師師長。盤據武鄉段村，經常配合敵人向解放區進行殘酷「掃蕩」，僅該縣三十七村不完全統計，抗日幹部及羣衆慘遭殺害者，即達二千餘人。停戰令後仍繼續不斷出擾，僅上月十八日至廿六日八天中，段逆即向武鄉之青修、故縣等廿餘村襲擾兩次，製造血案，慘殺民兵及羣衆三十七人，抓捕羣衆六百四十人，當地數十萬人民紛紛展開自衛復仇運動，在當地八路軍援助下，乃將該偽軍解除武裝。（新華社）

# 孫夫人主張

## 美各方重視

▲華盛頓二十六日電 美各報連來對中國局勢，仍多評論。各報對孫夫人敦請美國撤退駐華美軍及供應品之文告，尤爲注意。紐約先鋒論壇報二十四日社論稱，孫夫人之言論，誠足引起吾人之注意，同時吾人亦難忽視或否認伊所謂中國反動派企圖發動內戰之事實。該報謂，中國反動派確有意圖肅清中國共產黨，跡象，若美國且認爲美國將協助彼等。社論續稱：任何美國在華力量，包括允許或拒絕軍事及金融援助所產生之壓力，均應用以貢獻於一致建立聯合政府。（美新聞處）

# 李聞事件

# 政府不願會同調查

## 民盟提議已被拒絕

▲本報南京廿七日專電 梁漱溟、羅隆基、張申府廿六日下午一時於馬歇爾離京赴牯之前一刻，訪晤馬歇爾，時周恩來亦在座。梁漱溟等要求馬歇爾轉達蔣主席，即民盟堅持要求由美方、政府、民盟三方或由政府民盟雙方代表調查昆明事件。若果政府不能允許此項要求與合理處理昆明暗殺事件，民盟將無從可能考慮政府改組及國大等問題之商談。梁漱溟等並請馬歇爾詢蔣主席是否已接獲民盟對昆事抗議書，何以無任何反應。馬歇爾已允將民盟上述要求轉達蔣主席。

▲本報南京二十七日專電 雷震代表政府方面答覆民盟，拒絕民盟所提共同派員赴昆調查李聞事件。梁漱溟、羅隆基、張申府二十六日再訪吳鐵城，吳稱再以民盟上項要求電蔣主席請示決定。

# 反動派企圖一箭三鵰 借李聞血案實行嫁禍

## 唐縱赴昆明已有所佈置 龍雲前副官長被捕苦刑成招

▲昆明航訊　自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特務反動派暗殺預謀後，雲南警備司令部除藉詞緝兇外，及孩國民主同盟滇支部責問該支部主使民明學聯謀聯警備司令部，宣懸十五萬元懸賞，而對治安責任則毫無明確之表示。據官方載政府「派警總署所署長來防緝兇」。在所緝署長衛來到昆之先，「國防部特派國防秘書長霍揆，來昆督導緝兇」，顧氏業於十八日午後由京飛昆」。按唐縱到昆，唐某爲軍統頭目人物，此次奉令來此，可證政府對此血案，將另佈新陰謀。顧與唐將氏在此，對此血案無任何聲明，除與警備部「協同偵查緝兇」外，也未與被害人家屬及民盟支部負責人治喪委員會負責人任何方面接洽。而同時此間空氣更趨緊張，滇南當地知名之士以及無數青年多被逮捕或被搜查跟蹤。已確證害有前雲南省主席龍雲之副官長張竹蓀先生被捕。

楊先生亦爲前昆明行營少將總務處長，又名立德，於廿日晨七時被特務綁去，當局指稱楊爲「組織暗殺團」，「地下軍」，並指李聞二先生被害，由共中主持。聞楊氏昨受電刑，苦逼成招，且已據此呈報南京，不日即可復命。今日（廿三）本市各報社所載「中央社訊：「經軍警當局連日之努力，對李聞二氏暗殺案已得有確實之線索，不日全案當可大白。」」殆即指此。

同時，前省府秘書長張永年，除附汪某亦被捕。聞近兩日來，雲南人士被捕者先後已達百餘，其中有些在廿四師中上級軍官及聯大留昆同學，皆禁於警備總部之特種監獄（約在太華山營，該處囚犯已滿一千餘人）。劉仍在積極抓捕中，此間某要人，向其家人傳出消息，謂警備部將於本月二十八日，逮捕昆明市所有民主刊物之主持人士。

反動派想把殺李公樸先生之責任嫁禍於雲南地方在野人士身上，殺聞一多先生之責任嫁禍於中共及民盟身上，妄想一箭三鵰，企圖撲滅一切人民力量。在這種卑鄙的陰謀下，街頭巷口到處散佈特務，殺機四伏，語聲即遭搜捕。全昆明民主正義人士，以及一般善良市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民主正義人士多人，已先後兩次入美國領事館，美國領事以私人友誼加以保護。美領事館人員曾兩度訪晤警備司令霍揆彰，請求保障民主人士，而霍氏反而致函美領事館將所有被保護之中國人士『移交』警備司令部。

另一方面由雲滇部三青團及『民主自由大同盟』負責，以『雲南反共大同盟』名義到處黏貼標語壁報，歪曲事實，捏飾中傷，同時還作武裝示威，威嚇市民，勿參加李聞兩先生一切之喪葬儀式，因此，李聞兩先生入殮火葬儀式，草草舉行。治喪委員會工作無形停頓，市民滿腔悲憤，欲哭而不敢放聲，淒涼悲慘，達於極點。（七月二十五日寄，渝）

▲昆明航訊　昆明的恐怖，越來越濃厚，市面天天都有捉人殺人的傳聞。據悉，昆明特務現有四個大組，共六百多人，各大中學、機關法團均佈滿有嚴密的特務網，此輩特務揚言要恢復十年以前的所謂『大掃除』，現上了『黑名單』的民主人士，據傳共有五百多名，分爲三種：一種是共產黨；二種是所謂『毀謗派』，包括民主人士，『左傾』的自由主義份子；三種是所謂『貴巴派』，指國民黨內部的開明份子及『地方勢力』。從種種跡象可證明反動派將把李聞事件設法嫁禍在上述三派人或其中的一種頭上。前省主席龍雲之副官長楊立德已遭拘捕，經過慘刑，據傳已答應顧『頂』這件案情，今天報上消息，說『已二次承認組織暗殺』了。大家在說昆明，繼『田凱』、『麥凱』之後，又將有一個『＿凱』出來。（七月廿五日，民）

## 李何林先生在上海文協 報告昆明近況

### 陳述張奚若、潘光旦等教授十一人避入美領事館經過

▲上海航訊　在上海文協於七月廿四日的歡迎會上，新從昆明來的著名文藝理論家李何林先生，報告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刺殺後的昆明情況。

關於昆明教授避入美領事館的事，他報告說：避入美領事館的十一人是聯大的張奚若、潘光旦、費孝通、潘大逵、楚圖南、尚鉞、費樂家、嘉佩、昆明中國文化協會負責人金若年和民主週刊一人、時代評論二人，另外有太太小孩等。十五日聞一多父子被刺後，各教授就打電話到昆明美領事館，請求保護，美領事洛森（Rosen）很富於正義感，立刻親自駕吉普車分別到各人住的地方，把他們接到領事館。過後就一面打電報報告美大使館和馬歇爾，一面就去警備司令部見霍揆彰，說明十一人確實有危險，他願意站在人道立場給以保護，絕對不是保護他們的政治組織。霍揆彰沒有同意。過了幾天，曾寫了一封公函給美領事館，裏面說：中國人應該由中國軍政機關『保護』，美領館竟接受十一人的要求而保護他們是『侵犯中國主權』，希望立刻開列名單，交給中國政府。勞森並沒有把那封公函給十一人看，就直接回覆警備部說：十一人大多是我的朋友，他們確實有生命的危險，而且他們並不是犯人，似乎不能使用引渡辦法云云。

## 九三學社爲李聞慘案 發表意見書

▲本市消息　九三學社爲李聞被暗殺案，特發表意見書，向各界呼籲，要求當局立即追究李聞慘案禍首，從嚴懲辦，並立即實行永久停戰，積極召開政協會議。

## 民主東北近貌：生產是怎樣恢復的

本報特派記者　周而復

### 「耕者有其田」

我從哈爾濱坐火車到黑龍江省會北安，從北安又到齊齊哈爾，火車在黑龍江大平原上奔馳，一望無邊的盡是肥沃的黑土地，黑得發出烏亮的油光。火車在大平原上走了十個小時，很少看到山和村落，只有到車站時，才看到少數人家，其餘全是田地。黑龍江真不愧稱爲東北的倉庫。北安到齊齊哈爾也如是，許多人以爲東北土地多，誰也不愁沒地種。

這種說法，十四年前也許是對的，現在卻完全不同。北安省副主席楊英傑先生告訴我：北安省是全東北較大的一省，全省面積有八一三四一方杆，約等於全東北的面積十分之一。北安省土地雖多，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口沒有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口沒有牲口。這些土地那裏去了？

去處有二：

一、敵人在東北實行所謂開拓政策，按照敵人的計劃，是以二十年時間從日本國內移民五百萬，到東北來集團開拓。

這是日本移民所成立的開拓團，此外還有以東北人爲主的『滿拓團』，以朝鮮人爲主的『鮮拓團』。這些開拓土地來源有二：一即強佔土地，一即以低價強買土地。究竟開拓、滿拓、鮮拓地，在東北有多少，沒有正式完全統計，許多材料在八一五後，日本人都燒了。但從個別省份中可以看見一斑：

嫩江省全省耕地總面積是：八五六八七六九垧，開拓、滿拓地所佔面積是三八二五一五二垧，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另一面土地集中。過去大部份土地漸漸集中到地主手裏去了，黑龍江耕地面積是較大的一省，而貧農佔全省人口百分之六十，可見土地集中的程度了。

東北形成這樣一種情形：一方面土地很多，一方面很多人沒土地。中共中央東北局遂確定：凡是從人民手裏搶去的敵偽開拓地、滿拓地，一律無代價地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一般的分地是按照某一區域敵偽土地多少，和沒有土地的農民多少，分爲等級，貧雇農家屬和民主聯軍家屬爲特等，最窮的爲一等，次窮的爲二等：依次劃分，把土地量清楚，劃分給某一個人的，即將寫上自己名字的木牌插入土中，即爲該人所有。然後政府發給地契。

各省各縣已在進行，目前全東北總的分地數字還沒有統計，也不能統計出來，因爲此事尚在進行中。但大體上可以說：這些敵偽開拓、滿拓地分定以後，東北農民絕大部分，或者可以說全部農民都有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如綏寧省（牡丹江）寧安縣，全縣敵偽土地六萬七千四百〇七垧敵地，在三月底即全部分配完畢，得地農民十一萬二千〇一人，每人均分得六畝六分。

私有土地并不分配，我在安東、黑龍江、松江就遇到不少擁有千垧（每垧十畝）以上的地主，他們仍然享有自己土地所出的農產物。

### 勞資合作增加生產

到安東第二天清早，軍區司令部張秘書陪我到安東造紙廠參觀。從軍區司令部到安東造紙廠所在地—東坎子，沒有一刻鐘便到了。張秘書給我介紹廠長是劉天達，待在會客室出現一位魁梧大漢，滿面笑容，原來就是小說家舒群，十年前的老朋友。他帶我參觀，一邊告訴我安東一共有三個大造紙廠，安東造紙廠、六合成造紙廠、鴨綠江造紙廠，如果三個工廠恢復平時生產量，可以供給全東北出版界的紙張需要。并且還可以出口。安東造紙廠去年十二月八日方爲人民自衛軍接收，十三日就正式復工。我聽到這消息很驚奇。因爲我在瀋陽城路四曾經參觀過不少工廠，[illegible]機器設備破壞了，沒法復工。而在民主聯軍地區復工得這麼快。

講起來也很平常。在民主聯軍地區看不到像在國民黨地區每一個工廠都有嚴重對峙的現象，工廠接收後，首先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有勞資雙方參加，基本上是以工人管理工廠爲原則。安東造紙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三方面參加：工廠行政人員、技師、職工會共同組成，並且任用工人，如現在的紙材科長，秘書，工務科長，都是工人提拔的。牡丹江造船廠的管理委員會主任也是工人，叫做曲元泰。

工人翻身之後，自發的要求組織自衛隊，保衛工廠，清查物資，工廠成爲工人的以後，工人和工廠的利益一致，過去在八一五前後，工廠所散失了東西，工人都自動找了回來，送了回來。馬上政府貸助開工，或貸以金錢，或助以物資，能開工多少就先開工多少。如安東紡織廠，是從幾台機子開始，現在已有二百五十四台機子在轉動了，因爲開了工，不管多少台機子，只要開工，製出成品，賣了，有了資金，又可以多開了，這就自然迅速容易。

對工人則是實行教育與獎勵，全天工人津貼一小時，所日工作報在上面有一條是：今天做了多少字。現在工資以實物計，每月最高工資四百三十斤種子麵，最低爲一百六十斤。工資并不一律如是，也不固定，如工廠收入多，工人可以多分紅。另外則按工作成績增加工資，像安東紡織廠規定每人看四部機子，每部機子日出布一匹，如多出布，或能多看一兩部，即按成績增加工資，這樣工人的生產情緒高，當然努力增產，增產結果，工人生活更加改善。原來敵人統制安東紡織廠時，日夜開工，每天只能出三十四疋，現在只白天開工，卻可以日出二百三十四疋了。這是何等大的差別。

工人對工廠和機器特別愛護，安東造紙廠的銅飾，早就過期不能用了，在工人保護之下，現在還在用著。

如果以安東的工業做例子，可以看出東北一般民主聯軍區域的工業狀況，民主政府成立後，工業工作可以分爲下列幾個時期：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中旬是接收時期，十一月中到一月是開始復工時期，一月到現在是開始擴大生產時期。

安東全省有一千餘家公私營工廠，安東市有六百八十多家，公營工廠已開工的有三十六個，未開工的六個，正在積極籌備開工的有八個。私營工廠已開工的有八十六家，未開工的五十家，這都是指大工廠而言，至於小型及手工業工廠，有五百多家，百分之八十已開工了。新開設的小工廠有一百六十多家，此外省政府又增辦了三個工廠，一爲酒精廠，日出含量百分之九十的酒精五十加侖；一爲電石工廠，日出兩噸電石；一爲製藥廠，已能製造維他命B、酵母劑、造血劑等。大小工廠開工後職者已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以上。

安東省副主席劉瀾波先生對我說，政府準備逐漸將非軍用性質的公營工廠逐漸轉讓給私人經營，東北在民主政府扶植之下，加上豐富的資源，私營工廠，私人資本，是有大量發展餘地的。

只有在民主政府下，依靠工人羣衆的力量，爲了改善工人生活，團結勞資雙方，工廠才能很快復工，工業才能順暢發展。事實說明了這個真理。

## 李聞二先生追悼大會 渝市今日擴大舉行

### 京、滬、平、蓉各地亦將追悼

▲本市消息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追悼會，於今日上午九時在青年館舉行，聞各方人士前往參加者必多。又於上海、南京、北平、成都等地追悼會；日也將擴大舉行。（日）

又訊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追悼會籌備會，昨日收到張羣先生、徐堪先生、沈鈞儒先生、許廣平等先生輓聯二百餘幅，及花圈十餘個。遠道送來者甚多。昨深夜追悼會場佈置由中藝劇人徹夜趕工，至爲辛勤。（日）

## 阿爾巴尼亞各地 舉行羣衆示威 抗議佛朗哥政權

▲倫敦廿五日電　阿爾巴尼亞全國均曾舉行羣衆示威，抗議佛朗哥政權。地拉那、斯庫台里、科爾察、發羅那等城居民都擁擠在街道上，向西班牙共和份子致敬，並且要求根絕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抗議大會的演說者指出佛朗哥政權今日是歐洲和平的最危險的溫床。（塔斯社）

## 蘇聯名作家愛倫堡 談種族歧視在美國

### 指出此種觀念在美國人心中已根深蒂固，使黑人處於屈辱地位而且遭受迫害。

▲莫斯科二十五日電　消息報頃發表愛倫堡所著關於他最近遊美印象的『在美國』連載專文。在最後的一篇文章中，愛倫堡詳細論及美國的種族歧視，并且敘述黑人的屈辱地位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迫害。

愛倫堡寫道：『我相信種族主義最後在美國也會消滅的。但是，我們必須理解，這一種不幸是多麼的強大，它在普通美國人的心中是多麼的根深蒂固。我本人在美國南部就未會遇見過一個白種人沒有受種族主義的感染。它甚至透入了美國一些工人的心中。』

『美國有許多職工會是由冒險家和煽動家領導的，而這些人卻鼓勵工人們反對黑人。種族主義甚至感染到種族主義的犧牲者身上。我曾遇到一些閃族人和猶太人，他們都相信白種人優於黑種人。我感到奇怪，各族『純潔』的思想，竟在一些真正因爲各種種族之混合而強盛的國家中找到熱心的擁護者。我在美國遇到一些人，他們鼓吹美國人優於其他民族的思想。那末，那些在諾曼底和塞班的美國士兵究竟爲着什麼理由而死的呢』？

愛倫堡最後寫道：『我對美國偉大的將來有信心，而且相信美國人民不久就要治癒他們這個醜劇烈而且可恥的病』。（塔斯社）

## 和平會議日期屆臨 法代表團名單公佈

▲巴黎二十七日電　法政府宣佈其出席二十一國和會代表團名單，團長爲皮杜爾，代表外交部次長許奈特，駐蘇聯大使貝德曾，駐英大使馬西格里，駐美大使龐納，外交部政務司長梅蒙爾，外部經濟司長艾爾番，秘書長蒙都，當有十三名技術顧問，二名法律顧問，三名軍事顧問。（中央社）

▲巴黎二十六日電　我駐蘇大使傅秉常，駐比大使金問泗，駐葡大使張謙，駐瑞士大使梁龍，駐意代表薛光前，都奉派爲我國出席二十一國和會代表。他們已抵達巴黎。（中央社）

## 陶行知遺體前日入殮

### 滬十四團體組成治喪委會 沈鈞儒主祭郭沫若等陪祭

▲上海通訊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已於昨日（廿五）中午十二時三刻，因腦溢血逝世。陶先生終身獻身於社會教育事業，近年來復以全力獻身民主運動，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今竟猝然長逝聞者莫不悲痛泣下。先生身體魁偉，素有血壓過高之徵狀，近二年雖無顯著現象，然近月來以工作益形緊張，日夜操勞，事務紛繁，生活又不安定，乃有舊症復發之象，益以遇得李聞遇難噩耗，痛悼之餘，刺激過深，遂有此慘劇。陶先生在滬原住呂班路，近因該屋過於紛擾，不便靜心寫作，才於三日前遷往愛棠新邨友人任宗德寓所三樓。昨晨九時許家人赴三樓請陶先生下樓用早餐，當時陶先生早已起身在廁所盥洗，家人遂高呼，未聞應聲乃急破門而入，竟發現陶先生早已昏厥倒地，家中並無多人，驚惶無措，即電知沈鈞儒先生，沈老當偕醫生之大公子沈謙趕至，診治後，斷爲腦溢血。當時陶先生脈搏尚屬正常，惟以腦溢血並無特效針藥，祇得抬至臥床休息靜待好轉，至十一時左右，脈搏依舊平靜，原意可以無事。不料在十二時半之後，病勢轉劇，延至十二時三刻，遂長逝。陶夫人暨二公子、四公子等均已先後趕至，圍繞哀號。據陶先生左右言，陶先生於廿四日在家整日工作，爲生活教育社寫實驗寫若干幅，入夜同呂班路寓所過督，昨晨起身後提筆欲書寫積稿，不料竟倉卒病逝。又據某先生說：李聞二先生先後遇刺，局勢惡化，進步份子隨時有被狙害的可能，故陶先生轉先將生平詩稿整理成集，以備不測之變。由此可知凡爲民主運動視死如歸的決心。聞陶先生的詩集已於廿三日深夜整理完畢，共計十大冊，前而陶先生已以逝世者，前言竟成讖語。或謂陶深夜工作，也是致死原因之一。陶先生逝世後遺體即昇太原路上海殯儀館，親友聞訊趕至者有郭沫若、柳亞子、歐陽予倩、胡子嬰、黃炎培、陽翰笙、羅淑宗以及平、生活教育社同人等數百餘人，沈鈞儒老先生則始終在場主持治喪籌備工作，經友朋頻頻勸以身體爲重，至六時許方始歸去，聞仍是前往出席陶先生於日前召集的某招待會。

當日，由與陶先生有關各團體組織『陶行知先生治喪委員會』，參加者爲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曉莊師範、社會大學、山海實驗鄉村學校、人民周刊社、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全國和平運動大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利倫社、私立武訓補習學校、大公出版社、星海合唱團、生活書店等十四團體。並決定於今日上午十時起由各團體致祭，主祭沈鈞儒、陪祭郭沫若、許廣平、馬叙倫，由郭沫若恭讀祭文。祭後任各界瞻仰遺容，至下午四時大殮。據悉陶先生親友等，均以陶先生生前常穿學生裝，死後亦將以學生裝入殮。（廿六日航寄）

## 愛獨立民主和平的站起來 踏着血跡和惡魔抗爭

### 海關員工捐款慰唁李聞家屬

閣將先生：

法西斯獨裁統制者窮兇極惡，不惜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陷人民於湯火之中，並竟用極其卑劣無恥的暗殺手段，殘害了舉世知名的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使我們異常悲憤！我們要向反動獨裁者抗議！！向全世界人士控訴這種滔天的罪行！！同時，我們要大聲呼籲一切愛好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人士！立即一致站立起來，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和惡魔抗爭！這裏我們籌集了兩萬元，請煩轉致李聞二先生的遺屬。

一部份海關員工謹啓　七月二十四日

## 歌聲當還擊武器

### 一羣音樂工作者唁電

民主的法西斯反動逆流，會在人民的巨大的聲音之前被毀滅的。在那一天，我們要在廣大的人民的地方，演出部安慰死者的民主勝利的大歌劇。

中國歌劇藝術只有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才可以粉碎反動獨裁者的陰謀！我們願意獻出我們的歌聲，當作還擊的武器，替兩位爲中國民主事業死難的青年導師復仇！爲中華民國的民主、和平、獨立而奮鬥到底！

一羣音樂工作者　仇永同　甘礎志　傅佩容　胡洗耘　樂蔭珍　陳才金　平　錢漢不　楊木　樂家玲　黎家鉅　柯炎　壓耕　樂家琪　冀明　青鹽　蕭宗　蘇洪　華華　張生　王今　王良　盛枝

## 沒有悲痛 只有憤怒

李公樸夫人、聞一多夫人鈞鑒：

我們除了對李聞二先生致最深的哀悼敬意而外，對兩位夫人，我們願再傷慎，悲痛沒有用，眼淚更沒有用，我們要轉悲痛爲憤怒，由憤怒而堅強，強我們自己，唯有堅強自己才有復仇的一天。

學生生活座談會謹啓　七月廿三日

## 繼承先生遺志 完成民主事業

### 社大校委會電唁聞夫人

昆明聞夫人禮鑒：聞先生一多於昆明慘遭暴徒槍殺，噩耗驚傳，不勝悲憤。聞先生一代文宗，清苦執教十餘年，學術文章，所景仰，今不幸遭逆反動派毒手，吾人舍悲，敝校同事，痛憤之餘，并於檢日與李副校長公樸舉行追悼外，誓願繼承先生遺志，完成民主事業。特電慰唁，并祈節哀。社會大學校務委員會午（有）即

## 黎明 會隨着血跡來的

從死者未乾的血跡中，我們更加深了對於敵人的仇恨，只要我們沒有死，只要廣大的人民沒有死，這一線條的血脈，他們不能再拖下去的。

請我們的戰士安息吧，爲了人民，他們的死是最偉大的。『黎明』將會追隨着來到我們這個黑夜的國度裏！

國立女師院一羣學生　七月二十日

## 法院昨開庭審訊 廖焱濤侵吞積谷

▲本市消息　悔延已久的廖焱濤侵吞積谷金谷一案，法院偵查完畢，昨日上午十一點，提起公訴，金恥道與廖焱濤，在法院第一次受審訊，法官陳道問廖焱濤，共有多少積谷，廖某答，[illegible]，某某積穀一千一百多市石，其餘的谷子，只有出六百多石，作何開支，[illegible]火燒了，無法保存。金恥道，只說是被[illegible]出有一力千餘擔，八十四萬元先後已經空[illegible]，某某中[illegible]的王某[illegible]，以便早日了結此案。[illegible]最後法官宣佈，加五百萬元書面保金釋放廖焱濤。（日）

## 市農會大部人士 檢舉劉野樵資格

▲本市消息　此次市參議會選舉後，市農會大部份人士起來檢舉劉野樵，認爲劉野樵在戈興數市農會方面的資格，後爲農會抄寫公文的書記，確實是『城區居民』，而不是農民。一、農會會員資格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二、佃農，三、有農業經驗並從事農業事業，四、農業專家學者。他沒有具體證件資格。已加入農會的居民是十二區的，選舉區擴大代表時，以受到阻礙，後改爲第八區，但又不夠選舉區域法，故他們將檢舉和罷免到底的會員及代表資格。（日）

## 各方捐款 慰問李聞家屬

▲本報訊　本報連日收到讀者託本報代轉李聞二先生家屬之慰問款，計有下列七起：△十四級小朋友林宣捐國幣一千元。△一群學校教師鄭保生先生等十五人捐三萬元。△一部份海關員工捐國幣二萬元。△王泉先生等捐國幣一九千元。△陳儀先生捐國幣一千元。△滿盧先生捐詩稿稿費二千四百元。△柯尚先生捐專論稿費八千元。

## 報告該社工作

### 並駁斥「勞聲報」造謠 勞協渝工人福利社招待記者

▲本市消息　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福利社，爲報告工作近況並申明『勞聲報』對該社的詆毀，特於昨日下午三時，在該社招待新聞界，由該社主任、勞協會重慶辦事處主任周穎先生主持。周先生首先說明該社一貫都是在勞資協調的原則下，以謀勞工福利，在工作方面，自總會移渝後，現在的工作：㈠勞工醫院，由診療所擴展爲現在的勞工醫院，現有病床五十到五十張，有內外科、婦科、兒科、花柳、皮膚、耳科等，更有化驗室的設備，X光在八月初即可開始透視，以直接服務工人爲主，已醫治四十多人。㈡業務：茶室一個，勞工半數價；美工堂一間，每隔附一禮拜可免費招待工人二場電影，假如將來經費充分，打算買放映機一部，經常免費招待工人；圖書室一個，專爲工人設置，每禮拜舉行勞工講座一次，由工人自提出問題，請名人演講；服務處，代寫書信等，答覆醫藥法律等常識，代爲處理工作。㈢文化服務站，在小龍坎、野貓溪、北碚等地各設一個。㈣勞工學校，辦了五個。㈤遊藝：禮拜六的晚上，工人們組織了一星期歌詠隊，練習歌曲。㈥將來準備，爲工人們組織體育戲劇等活動。㈦勞資雙方的衝突，幫忙協調，這一點，周先生覺得幫忙勞資雙方太少，很對不起勞資兩方。每一個工作人員，是熱忱而誠懇的爲工人服務，可是克服了許多困難。想不到有些不應有的困難，居然會發生。他舉出最近南岸龍門浩百多人的工人補習學校，竟遭人破壞，所借中心學校的校址，亦遭校方限期搬出，該社補習學校抗戰晚會，也遭人丟石頭和冰塊。周先生以很遺憾的態度說『勞聲報』二十四日說該會用經費三百萬元、長槍五十餘支，組織暗殺團，參三青團與社會局的人晴是無中生有，並說明已於二十六日去函該報更正。會後領導各記者參觀醫院的設備甚爲完善。（日）

## 美首席檢查官傑克遜 要求判戈林等死刑

### 「以生命償付他們反對人類的瘋狂罪行。」

▲延安二十六日電　紐倫堡訊：美國首席檢察官傑克遜，以二萬字的關於納粹首要戰犯審判八個月來的總結。傑氏要求將戈林、赫斯、里賓特羅甫等二十四名德國戰犯被告『以生命償付他們反對人類的瘋狂罪行』。（新華社）

## 克倫地亞斯洛文尼亞人 要求歸併南斯拉夫

### 認爲只有這樣才能獲得自由

▲伯爾格萊德二十五日電　克倫地亞的佔領當局與憲兵最近逮捕了很多克倫地亞的斯洛文尼亞人，在戰爭期間都曾爲反對法西斯主義而奮戰。克倫地亞的居民爲他們的被捕大爲憤怒。克倫地亞的斯洛文尼亞人要求早日將斯洛文尼亞人的克倫地亞歸併南斯拉夫，這樣，人民才能於終後獲得自由與他們的權利。正因爲這個，他們會不顧一切犧牲，那樣頑強地奮鬥過。（塔斯社）

## 哥倫比亞社會民主黨 決恢復共產黨原名

### 並聲明當前主要任務爲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壓迫。

▲延安二十七日電　哥京波哥大訊：自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本月初，哥倫比亞社會民主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恢復該黨於一九四四年所廢止的原有名稱—哥倫比亞共產黨。大會并通過一決議案，聲明該黨當前奮鬥的主要任務，爲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壓迫。（新華社）

#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追悼特刊

## 爭民主的犧牲

必武

本月十一日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特務暴徒暗殺殞命的消息傳來，正使人悲憤萬分的時候，接着又傳來了聞一多先生於十五日在昆明再遭毒手的噩耗！李聞二先生之死並不是偶然的事，這和今年一月以來一連串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東北李兆麟將軍被慘殺事件，西安王任先生被殺死事件，南通大屠殺事件等等是同一性質的陰謀，是反動派有計劃有組織的特務暴行，只不過採取的手段更加露骨殘忍，更加無恥與卑劣罷了。

站在統治地位的反動派，儘可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殺人民的工具如憲兵、警察、保安隊、監獄、法院、刑具、刑場等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但是反動派已不敢採用這些公開的工具了，甚至傳希特勒式的「審判」的詭計也不敢採用，而竟用美國秘密傳授的無聲手槍，偷偷摸摸地實行卑劣暗殺了。無論反動派再怎樣瘋狂與殘暴，都不能挽回它垂死的命運；一個「獨裁政府」想靠特務的恐怖來維持黑暗的統治是可能的嗎？隨着它的先驅者德意日法西斯的最後歸宿吧！

李聞二先生是爲爭取和平民主、爲擁護政協決議而死的，反動派不但發動着大規模的內戰，而且也已經在向一切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宣戰了！我國人民如果不能作有效的制止這卑劣無恥的特務暴行，則更黑暗的局面將不可免地要來的。暗殺的魔影將威脅着每一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早就立有各式各樣的特務機關，操縱着這些特務[illegible]人民，無惡不作。李聞二先生[illegible]發生後，行政院已命令緝兇了。不[illegible]

## 等於打死了林肯羅斯福

★郭沫若★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這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碼條件的人，都不免要遭遇到反民主派的暴擊和殺戮的。

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都是受了美國式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公樸先生是文化批評家，是平民教育家，一多先生是詩人、是學者、是有數的名教授，諸如他們爲了爲人民爭取民主，竟不免於遭受了這樣的慘死。

民主主義使他們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們是：他們在反蘇反共。但事實上他們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顯的是，要他們才是真正的「反美派」。他們用美械打死了李公樸和聞一多，那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爲人民大衆而犧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他們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頭，永遠領導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戰鬥，永遠不會死。

好些朋友都在說：這樣下去會人人自危了。實情是如此，但自危也沒有用處。像聞先生那樣的孝子都要被殺，你有什麼辦法？「何怨挑而可怨柔」？今天真是到了這樣的實際。化悲憤爲力量，把恐怖還給施行恐怖政策者，學習李公樸和聞一多，學習聞立鵬爲了人民撲滅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一個一個的觸犯了政治暴力的尖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殺一二人而要使天下再不會有三人四人以至於百千萬人那真是夢想

公樸、一多兩先生被害消息同身如觸電擊怒痛淹沒了悲哀的情緒謹誌以抒我忱

七月十八日

沈鈞儒

## 公樸一多先生殉難

國權喪失人人急

內戰綿延處處哀

死爲救民悲烈士

完成遺志待吾儕

吳玉章哀悼

## 哭一多

吳晗

（一）

繼李公樸先生之後，同盟被特務暗殺了一多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 公樸永遠沒有死

柳亞子

## 聞一多先生語

[illegible]

我不肯哭，但是無法不哭，我哭公樸，哭一多，也在哭我們能遭受毒手的朋友和同志，我也在哭我自己。

（二）

我和一多認識，從西南聯大同事，不過兩三年，雖然過去幾年都在聯大同事，雖然過去他在清華大學當教授，我在清華當學生，當助教，當教員，經常有機會見面。

[illegible]

## 追悼李公樸先生

陶行知

戰爭，戰爭，戰爭，

戰爭籠罩着天空，

戰爭籠罩着鄉村，

戰爭籠罩着城市，

戰爭威脅着整個民族的生存；

只須看一看殺您的子彈從那兒來，

便知道誰發動這自相殘殺的戰爭。

★

爲爭取民主，反對一黨專政，

爲爭取和平，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

殺你的人，是殺民主，殺和平，

殺害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一顆兇手的子彈不是打你一個人，

是打在四萬五千萬人的心身。

★

你的死是民主的巨大損失，

是和平的最大損失，

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

我們要自己爲民主和平加倍的努力，

來彌補這最大的損失，

我們每一個人要爲民主和平感召新的同志來彌補這不可[illegible]失。

★

醒吧，醒吧，大家起來做和平發酵，發酵，發成民主和[illegible]吃，

使四萬五千萬人個人都有得吃得更有力，

總讓民欲無壁踏，

和平救急——！

民主第一——！

我們要做到安居樂業人民萬[illegible]

追悼才算完畢——。

## 哀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

章伯鈞

## 收起你那無聲槍吧！

于剛

痛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死難的時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所講的一段話，他說：「這些人們（指國民黨內反動派）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與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也一樣沒有自由。難道是由於他們組織了一枝什麼軍隊，實行了什麼「割據」，成立了什麼「邊區政府」，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嗎？……」

舉世皆知，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都是手無寸鐵的書生，是充滿着熱力與正義的愛國主義者，可是他們也不能免於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毒手。在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邏輯裏，就是：「你要自由嗎？我就要你的命！你拿着武器要自由？我就要你交出武器，然後給你以死的「自由」！你沒有武器卻又膽敢要自由？我就可以自由地要你死！」李聞兩先生的死，又一次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那段話的千真萬確。

李聞兩先生的死，加深了千千萬萬人對於中國法西斯的認識。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目的很清楚：一切爲了維持他們少數人的統治集團的獨裁，爲了共便利於勾結外國反動派進行其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勾當，因而他就不惜向着有武裝的要求自由的中國人民，發動綫際的內戰；同時，他也就不惜向着沒有武裝的要求自由的中國

[illegible]

## 凡人把他的一生，奉行一種主義，若主義是正確的，奉行是真誠的，其人死其主義不會死，其人死得越慘烈，其主義越發揚光大，越迅速，越廣遍，這是一部大歷史，很明白告訴我們的，我們敢斷然提出兩句話：

公樸爲民主而死，

民主爲公樸而生！

黃炎培

## 努力達到他的志願

馬敘倫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雖則還等法律上的證明是什麼性質，但是，凡是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認爲有政治背景。政治鬥爭要用暗殺手段，是他們「日薄西山」的象徵。我們從李先生平日的志願上，決不替他喊冤，我們也決不因他這樣的遭遇而灰心。他已經爲了太陽大的光明，在照着我們前進，我們只有努力達到他的志願，才是對他的安慰。

## 大家都來說公道話

傅彬然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都是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他們的被暗殺，是政治性暗殺。政治鬥爭已經使用到暗殺的手段，還有什麼話可說！

這樣指使者以爲可以用暗殺的手段來掃除異己，壓倒「反動」。那真是愚蠢到極點的想法。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是和平與民主，民主和平一天不實現，爭取民主和平的運動一天不會停止。」壓迫越加重，反抗的力量越大，搞掉了李公樸同一多兩先生，會有千百個像李公樸同一多先生的人產生出來的。

李公樸先生，股從學教育，後來參加救亡運動了。聞一多先生，大家知道他，原是個「一分守己」，從事於研究的詩人，抗戰之後，對現實政治太不滿意了，抑止不住正義感，才從書齋裏跑出來說話，參加民主同盟工作。這樣的人，竟也被暗殺了。我國的政治照現在這樣搞下去，非搞到每一個人都不能安居樂業爲止。我希望每一位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都來說一些公道話。

#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追悼大會特刊

三十五年七月廿八日

## 民盟政協代表抗議書

哲生　雪艇　鐵城　亮疇　力子　立夫　厲生　岳軍　諸先生並請轉陳

蔣主席鈞鑒：本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委李公樸同志，於本月十一日在昆遭暴徒狙擊身死，正驚痛間，而本同盟中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委聞一多同志，又於十五日與其子立鶴在昆遭遇同樣狙擊，聞君當場身死，其子重傷後亦復不治。查此兩案其爲政治性暗殺，殆無疑問，與上次本同盟所抗議西安秦風日報李敷仁、王任之慘死案事同一律，前案尚未解決，而此兩案又連續發生，則是直以恐怖手段對付在野黨派，實可駭異！且本同盟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身從未利用武力，並堅持各政黨均應放棄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摧殘無武力之在野黨派如同盟者，則尤可異詫。用是不能不向政府當局提出嚴重質問與抗議：

（一）李公樸、聞一多、李敷仁、王任諸君，始終站在本同盟立場從事民主運動，其主張無外於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動不出乎作言論號召，在不犯法之範圍內，而遭摧殘至此，則政府究竟是否准許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動之自由，假如不犯法的政治活動是政府所准許，則政府爲何又容許此種非法摧殘之事在南北各地檔接不斷演出，假如政府對於此類非法摧殘爲不容許的，則本同盟上次抗議之西安慘案爲何至今不查明嚴辦？

（二）政府既以實施憲政號召國人，一再公開承認各黨派之合法地位，而數月來如秦風報事件，如西安、昆明各慘案，皆觸然一致地爲向本同盟施以摧殘壓迫，則政府是否准許各政黨之合法存在？對於和平公開之政治結社竟如此摧殘，是否不惜驅迫其轉爲地下活動暴力革命？如或不然，則何以不見對於本同盟予以有效之保護？政府今後是否能負責保障一切和平而公開之政黨活動？

以上各節，請予明白答覆，以釋羣疑。此外關於昆明慘案之善後，本同盟復有下列各項要求：

㈠政府立即選派公正人員與本同盟所派之人員同赴昆明，進行調查慘案眞像，早日公諸社會。

㈡政府對本案正兇及主使者應依法究辦，其審判時並應准本同盟推派法律專家列席參加。

㈢政府於慘案發生時應負責任之地方治安長官應即予以撤懲。

㈣政府應對於李聞二君之遺屬特加撫卹並負担其子女教育費用。

㈤政府對於目前因慘案威脅而避入昆明美領事館之本盟領導人潘光旦等十一教授以及一般民主人士均應切實負責保護其身體安全及自由。

㈥政府立即撤消國民黨部及軍事機關之調查統計局，以後設置情報機關並應保證不作對內政治鬥爭之用。

再則昆明慘案發生以前，早經傳說，有所謂黑名單，李聞二君均居首列，事後果一一如其所說不虛，據說此外列名其間者，尚有本盟政協代表及各地負責數人，併此提請政府注意爲幸，專此函陳，佇候覆敎，順頌

政綏。

中國民主同盟政協代表梁漱溟、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張君勱、章伯鈞、羅隆基同啓。

公樸一多同志

痛極無言

張瀾

## 民盟秘書長梁漱溟爲聞一多暗殺案談話

當李公樸暗殺案發生時社會上或者還有些人不免全相信他是犧牲在當前政治鬥爭上的，但是被國民黨特務殺了的，現在聞一多暗殺案繼之再發生，恐怕任何人都可以明白了，前一個李先生是民主同盟中執委兼民主敎育運動委員會的副主委，後一個聞先生又是民主同盟中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務委員暨宣傳部主任，兩個都是站在民主陣線最前面的，試問豈不是政治上的鬥爭是什麼呢，即使國民黨之間方面恐怕亦無詞自解，如若硬抵賴推脫，亦適成笑話而已。

當李案發生時我個人曾說過只向社會申訴不向政府抗議的話，現在聞案繼之再發生，我卻認爲非向政府抗議不可了，我們抗議政府允許不允許人民在政治軌道上有其政治活動之自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若這樣的人都要趕盡殺絕，請早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如其還有意實施憲政，那麼對於合法的政治活動爲何不予保障？假如保障不了，何必高踞政府之位？如其承認還要行憲政，並承認還要負保障之責，那麼就從眼前的事來負責起，我們要從眼前的事情上，考驗政府的誠意。

一面要從眼前事情上看政府負責不負責，一面還要督促他取消這種特務機關，這種對內的特務機關是與憲政不相容的，政府口口聲聲要各黨派參加到政府裡來，但同時卻拿這一種機關來監督我們，威脅我們，試問我們怎麼能參加呢？我們正告政府當局，這個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斷不參加政府。

我個人本想要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個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裡等待着他！

公樸一多先生千古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你們都是一介書生，你們都是文化教育上作者，未肯結怨於人，爲何竟爲統治階級所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

只因爲你們是要求和平民主的先鋒戰士，代表着千百萬人民的呼聲，

你們雖手無寸鐵，卻能使反動的統治集團膽戰心驚，

因而你們就成了法西斯恐怖的對象，無辜者的犧牲品。

歷史是很殘酷地諷刺人，暴徒只提着槍能鎮壓反抗，

法西斯的恐怖專橫，不是表示他們的強而是表示他們的臨滅無生命，

他們在發抖着，抵抗着天之下，草木皆兵。

你們爲民主而犧牲，激起了無限廣大的人民，

無數熱血民主戰士將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

行看民主自由的旗幟插遍全國的城市鄉村；

我們誓必完成你們的遺志，爭得中國獨立和平民主的無上光榮！

七月二十五日

吳玉章敬悼

## 追悼聞一多李公樸先生致詞

### 鄧初民

在這兩個舉世聞名的民主戰士，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我們的同志、朋友，人民的同志、朋友——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反動派用卑鄙無恥的暗殺手段，在五天之內（七月十一——十五）接連着被害以後，我們的眼睛一直飽含着淚水，我們的心肝一直濃帶着劍傷。我們的憤火一直在燃燒，我們的熱血一直在沸騰。在這種悲痛，憤慨，緊張，熱烈的情緒之下，簡直翻遍了字典也找不着一種適當的字眼和辭彙悼念他們，來形容他們的偉大、崇高。雖然我對於公樸、一多之死，都分別寫過一點點短文，但都只是『痛極呼天』的一種直感而已。

在今天的追悼會上，我們來追悼我們的同志、朋友，人民的同志、朋友，我們首先就要對於我們的同志、朋友，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在人說，公樸是教育家，一多是詩人，同時，都是讀書人、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尤其是一多，對於文字學、甲骨文、楚辭，詩經等古典文學藝術都有湛深的研究、亦爲人們所稱道。這，就值得我們來追悼他們嗎？我們追悼他們就爲的他們是敎育家，詩人或讀書人，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嗎？不，決不，詩人、敎育家多着哩！汪精衛，周作人之流，亦工詩，在敵寇奴化敎育與法西斯敎育下，周亦儼然敎育名家也。今天的讀書人，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也不見得做過什麼好事，反之，壞事倒只有他們才能作得出。所以也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之一的吳晗先生在「哭一多」的文中說，『當你作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當你埋頭研究詩經、楚辭的時候，我明白你，並不接近你。可是當這一晚上談了三四個鐘頭以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了，我不但瞭解你，而且尊敬你，接近你』。結合起來是什麼思想？爲人民的思想結合起來的是什麼工作？爲人民的工作。這大概就是一多『走出書齋』，使義直言』（見『聞一多先生』一文）的時候，也就是一多『堅強的走上了人民的政治道路，爲民了呼籲奔走，不遺餘力』（見『記聞一多先生』一文）的時候。只有像割掉我們身上的毒瘤一樣，把什麼詩人、敎書實、讀書人、社會上的地位那些臭架子、空派頭，一刹從我們的身上剝掉，而赤裸裸地走進人民的隊伍中去，把人民的痛苦看做自己的痛苦，把人民的事業看做自己的事業，與人民共生死患難的一直交出自己的整個一生，這才是人民的同志、朋友，這才爲人民所敬愛、擁護，這才在他活着的時候值得欽仰，在他死了之後，尤其是爲人民的事業而被反動派殺死之後，值得追悼。所以我們今天追悼的，決不是什麼詩人，敎育家！…而只是人民的同志，朋友，我們的同志，朋友。

其次我們就要弄明白我們的同志，朋友，亦即人民的同志，朋友，他們所呼籲、奔走的，努力奮鬥的，一直到他們所要最後完成的是怎樣的一種事業，這不僅很簡單，而且很明確。一、他們要求中國的獨立、富強，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戰時期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他們是眞誠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二、他們是要求中國進步、近代化，反對倒退、復古，亦即要求中國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壓迫，抗戰時期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他們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民權主義者。三、他們要求各黨派團結，反對分裂，也就是堅持和平，反對內戰，內戰把一切都毀了，把單純從人民觀點上來看的最低限度的人民的生活都毀了，抗戰時期如此，今天尤其如此。他們是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總之，他們所要求的是獨立、民主、和平，他們所要完成的，是獨立、民主、和平的事業。這就是人民的事業，也就是三民主義最寶貴的遺產最基本的精神。這在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政權下，是應該受到保護和獎勵的，起碼決不應該受到摧殘和打擊。如果受到摧殘和打擊的，就不是李公樸、聞一多個人，而是獨立、民主、和平事業。

復次，獨立、和平、民主事業，人民的事業，爲究竟人民的事業而努力的人民的同志、朋友——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是受到卑鄙無恥的暗殺了。我們就要弄明白摧殘和打擊獨立、民主、和平事業的，究竟是中國的少數人，還是大多數人民。這我可以斬釘截鐵的答覆，是少數人，而且是少數之少數人——極少數的一部份人。因爲只要是中國人，誰不要求中國獨立自由，反對帝國外國？否則一定是少數人；只要是具有人類感情和理性的人，誰不要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壓迫？否則一定是少數人；只要是具有人類感情和理性的人，誰不要求團結和平，反對分裂內戰，誰不要求安居樂業，反對饑餓死亡？否則一定是少數人。少數人爲着個人及其小集團的私利，爲着要永久把少數人的雙腳踏在大多數人民的頭上，爲着要長期把少數人的窮奢極侈的享受建築在大多數人民的血肉骨頭上，於是想盡方法，用盡一切殘酷手段，來屠殺人民，來屠殺人民的領袖。尤其在他們看見人民一天一天在抬起頭來，而他們自己卻一天一天走向沒落的時候。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不知道演過多少次的事，這是少數人悲慘結局的象徵。也就是說，這是少數人力量虛弱的表現，而是弱的表現——垂死的掙扎。

最後，我要正告大家，人民的事業總是要遭受摧殘和打擊的，然而人民的事業，一定是最後勝利和成功的，人民的同志、朋友，是要遭受着暗殺和迫害的，然而人民的同志、朋友，一定是要最後勝利和成功的。根據在那裡？首先就在人民是多數人——而且是多數之多數人，極多數的一部分人。其次，就是只有大多數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是不可打下去的。中國古代無論從秦始皇到漢、唐、宋、元、明、清各代暴君的歷史，近代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各式軍閥的歷史，無不證明了這一真理。在世界人民面前倒下去，最近的第二次大戰的結局，更是這一真理在燦爛發光。不是嗎？再其次，只有爲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人，只有人民的同志、朋友，是英勇的，前仆後繼的，殺不完的，因而人民的事業，是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與成功的，吳晗同志在「哭一多」文中又說：『一多，我忍着眼淚，我要告訴我所遇見的每一個人，民主同盟有這樣的盟員，這樣的領導人，中國的民主前途是被保證了的。我也會很放心，自己對自己說，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同志，這樣的學生（指聞公子立鶴——筆者），作我未死以前的準繩，我也是被保證了的，永不會走錯路。』是的，我也要這樣說，民主同盟有像公樸、一多這樣的盟員，這樣的領導人，中國民主的前途是被保證了的。我們有像公樸、一多這樣的同志、朋友，作我們的準繩，我們也永不會走錯路。跟着我們的同志、朋友，也是人民的同志、朋友，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爲獨立、民主、和平的事業，爲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犧牲的路線求吧！最後的勝利和成功，一定是我們的！

一九四六，七，二十八，於陪都。

## 哭一多

### 吳晗

一多，我想到你會死，我雖然離開了昆明，卻無時無刻不担心你的安全。一多，可是我決想不到你會父子同遭厄命，這立鶴才在大學一年級的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也慘遭五槍！

我想不到，無論如何想不到！

父親是忠臣，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兒子是孝子，孝於人民，孝於忠臣的父親，父忠子孝，表現了民族的正氣。一多，我忍着眼淚，我要告訴我所遇見的每一個人，民主同盟有這樣的盟員，這樣的領導人，中國民主的前途是被保證了的，我也會很放心。自己對自己說，我也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同志，這樣的學生，作我未死以前的準繩，前進的明燈，我是被保證了的，永不會走錯路。

我記得清清楚楚，當你還住在昆華中學的時候，爲了一件必要的事，我帶了幾個學生去看你。

當你作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當你埋頭研究詩經楚辭的時候，我明白你，並不接近你。可是，就這一晚上談了三四個鐘頭以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了，我不但瞭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

此後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憂患、貧困、緊張、忙亂、痛苦的日子。

我記得你洪亮的聲音，激昂的神情，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目光。在每一次羣衆大會中，座談會中，我也記得你每一次所說的話。

像一頭憤怒的獅子，去年，在雲南大學操場的一次集會中，正當開始的時候，天不作美，在下雨了，參加的男女青年在移動，在找一個躲處，會場在騷動了。你擁着作獅子吼，『這是天洗兵！不怕雨的人上來，走近來，勇敢的人走攏來！』在你的召喚之下，羣衆穩住了，大家都紅着臉走近講台，冒着雨，開成了這個會。

我也記得，在昆四烈士下葬的那一天，你在頭幕的儀隊中致詞，你說：『我們一定爲死者報仇，要追捕兇手，追到天涯海角，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不管是陰是晴，是冷天是熱天，認爲該作的事，你毫不遲疑，獻出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

宣言，通電的潤色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在執筆沉吟，推敲每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們安慰你的過度辛勞，你還在微笑着：『難道我是個文敎員呢？』

從你搬進西倉坡聯大敎職員宿舍以後，我們恰好是對門，兩個窗戶也正對着，一抬頭便可望到，學生一批一批的進出，詩人、作家、木刻家、戲劇工作者，還有我們民盟的朋友，從清晨到深夜，川流不息似地在走動。

你有一隻破爛籐椅是鐵案式的，一個整齊一點的方桌，是我向學校借來轉借給你的。你的書桌是三塊長木板，條凳撐桌子，還有兩把撿下搬來的描金黑漆方椅子，坐上去倒很結實，不會搖晃。此外，還有兩張小板凳，兩口破箱子。吃飯時一家人剛好一桌，孩子們站着吃。

終年穿一件陰丹士林長衫，布鞋，破襪子。最近半新不舊的一件灰色夾袍是姐三姊送的，你嫌款式不大摩登，大熱天還要穿着。有一次同走過雲南大學前面，公共汽車經過，我們兩個人都濺了一身泥點，爲了這件事，你還不快了半天。

你喜歡喝茶，我爲你預備一點好茶葉，三天兩晚在我的小書房中送喝邊談，有時到深夜。你也喜歡咖啡，要加多糖，還有，菜要口味重一點，你說，在家自那一年，包伙吃飯，油太少了，簡直受不了，現在要補一點回去。

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書的時間沒有，爲了這，你的太太和你吵了不少次架。

去年年底吧，你告訴我，你要寫一篇長文章，我說我也在準備，相約在三兩月之內寫完。可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你沒有閒暇，我也沒有一個字。

有一天，是旁晚吧，在我住房的前面，兩個小椅子，兩杯茶，兩支煙，談了許多事之後，你慨然說，太空虛了，成天跑出去，好沒有新的東西補充。要好好寫幾篇，可憐一年兩年後，民主實現，政治走上軌道了，只要有這一天，我就回書房，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所受的敎育。

爲了這，你加緊了工作，忘寢廢食地工作，希望儘量提早，早民主日子的到來，好重回書房，作新知識的學生。

可是，你死了，你沒有看見和平，更沒有看見民主的影子，壯志未遂，永遠不能回到書房了。

你喜歡用聞，喜歡瑪雅可夫斯基，郭沫若先生去蘇聯的一天，邵荃麟先生問你想帶什麼書，你希望有一套瑪雅可夫斯基全集。前天看到郭先生，他說書早已帶來了，無法寄，今天，是永遠投遞不到了。

你爲了生活，學刻圖章，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得右手中指起了個老大疙瘩，刻得手發抖，寫字都不方便，爲了一升兩升米，爲了明天的早餐。你常說你是手工業者。

雖是這樣，還有一些在責備你，不該幹這行手藝。天啊，你在哭，我也在哭，吃飽的人是無法理解餓壯的人呀。

立鶴，你的長子，我的學生。

去年，你剛念完聯大附中二年級，爲了獎勵你，居然去進了聯大。你父親高興，爲了獎勵你，連僅有的一支美國水筆，一個可敬的美國朋友送的，也給了你，作爲獎品。

在進入大學以後不久，你立刻成爲青年民主戰士的一員。

在一二一運動的時候，你受了傷，脚被打歸了，母親勸你休息，你說：『媽媽，我是聞一多的兒子呢，是聞一多的兒子是不能休息的』！

立鶴，你才十八歲，多災多難的中國，居然在殺戮青年！

立鶴，你爲民主被刺，爲了你的父親被刺。我替你相信，你是求仁得仁的，有這樣的父親，才有你這樣的兒子。

安眠吧，一多，我的朋友，好好休養吧，立鶴，我的學生。

我們會跟着你們走的，你們已經替中國人民鋪好了道路，用你們的血。

## 哭公樸

### 駱良

公樸！我在五天前還接到你七月二日的親筆信，你不是說要我和你都希望我到昆明去幫幫忙嗎？你不是問起行知兄對於社會大學的進行情況嗎？你還介紹一位被壓迫的婦女，要我拯救幫助嗎？並且你還囑我付郵『二一〇』特刊的捐款。誰想到？我在很的悲痛中接到你的信，你的信還沒有寫完，你不幸被害的噩耗，就像晴天霹靂似的傳來！唉！公樸！我不信！你會死？這明明是你的親筆信？我現在正式向你啓誓！社會大學一定繼續辦！各處各地，永遠不斷的要辦！被壓迫的婦女，遇到被壓迫的男人，孩子，我一定要救，要幫助，這本來是我終身的願望，決不絲毫放棄。『二一〇』特刊的捐款，我早已撥去，而且該刊已經在排印。它是刊在每個人的心坎深處，永遠不會忘記。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祗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暴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沒有人性的猙獰面目！

公樸！你去昆明的飛機票，是我替你買的，假如知道他們在昆明要暗害你，我無論如何，決不顧替你買這張票，——買這張長別的票！你走的前一天，到猶莊來辭行，你還說：『大姊！你能等我和曼筠來了重慶，一塊到上海去嗎？我一個月就要來的。』又說：『你如果把傢俱運到上海去，我的寫字抬擎，也請你一塊運去』，唉！公樸！我還沒有到上海去，你的傢俱還在那兒，我一定等曼筠一塊去運，尤其是把你的精神一塊帶到上海去，永遠一塊帶到任何地方去！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祗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暴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沒人性的猙獰面目！

公樸！當你被較場口[illegible]傷頭部的第二天，陶師替你拆換傷口縫線的時候，我在你旁邊問你痛不痛？你緊握着我的手說：『不痛！這不過是流些血，還要準備犧牲生命，才能得到民主』。誰想到？一語竟成讖語！你努力民主，居然他們會這樣殘酷的犧牲你的生命？爲什麼他們和民主不能相容？要把老百姓當做敵人？哼！沒有老百姓，他們的錢財從那裡來？他們的地位又從何處說起？假要把老百姓當敵人，公然用友邦來的子彈打內戰，[illegible]的殘殺，還說是爲了國家！爲了人民！這顯然是反人民，反民主，殘餘軍閥的暴行，我們必須用人民的力量去鬥爭！去停止！公樸！總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總把生命犧牲去停止內戰。唉！公樸！我親眼看到你爲呼籲和平而流血！親耳聽到怎因反對內戰而被殺害？！怎麼健康，還怎麼強壯的一個人，活生生的被人打死！打得從此不能再繼續工作！唉！我血在奔騰！心在狂跳！那不住我的憤怒！止不住我的熱淚！唉！公樸！怎麼的死了嗎？眞的從此沒有了嗎？不！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祗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暴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沒人性的猙獰面目！

公樸被害後第五日於重慶

# 中共代表團抗議書

哲生、鐵城、布雷、力子、雪艇、厲生、立夫、岳軍並轉蔣主席鈞鑒：敬啓者，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因熱心奔走和平民主運動，竟先後在昆明被暗殺致死，聞先生之公子亦傷瀕垂危，竊道聞之悲憤交集！政府既一面大舉進攻鄂豫邊、山東、山西及蘇皖、蘇北各解放區，準備造成全面內戰，另一面，縱容、指使特務機關，在大後方暗殺和平民主領袖，如此野蠻、卑鄙手段，縱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政府猶不敢肆意爲之。中國號稱反法西斯勝利國家，四項諾言，言猶在耳，而特務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國，毆打未已，暗殺繼之，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竟至接演殺人慘案兩起，不知政府當局何以自解耳！據昆明來信所云，李先生被難之日，即有再殺聞先生之風傳，今其言果驗，豈屬偶然！且李、聞兩先生之外，還說重慶有鄧初民先生等，上海有沈鈞儒、羅隆基先生等，皆爲暗殺對象。人心惶惶，舉國震怒，政府當局如果從此悔悟，猶懼春秋筆伐，應急起制止，以謀善後。恩來等聞此兇耗，夜不成寐，除對李公樸、聞一多先生事件表示嚴重抗議外，特要求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並以明令公佈全國：

（一）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限拿兇手，交法院問罪，並由政協派員陪審。
（二）先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並給死者家屬以撫卹。
（三）嚴格責成各地政府及軍警機關，負責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四）重申四項諾言，澈底予以實施。
（五）澈查政協會議以後各地所發生之慘案，並嚴懲禍首。
（六）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七）釋放一切政治犯。

恩來等認爲政府必須實行上列各項最低要求，方足表示政府有重視和平、民主之意，特此奉達，並希於三日內賜覆，無任企盼，並頌
公祺

周恩來　董必武　吳玉章　鄧穎超　李維漢謹啓　七月十七日

# 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

方與嚴

## 一、瞻仰「愛國犯」

當在民國二十五年，愛國者有罪，愛國犯「七君子」入獄的消息，傳播了全世界的時候，我那時正在廣西，我和一般正在累來一樣的憤怒起來，激起了抗議抗戰的浪潮！到了年底，我回到上海。一到二十六年新春，即和吳涵眞兄一起到蘇州去拜訪愛國犯，慰問他們的愛國賢勞，瞻仰他們的愛國行誼。

事先，有朋友告訴我：「李公樸先生近在研究鄉村教育。你可將你自己寫的那本鄉村教育和買幾本關於鄉村教育書籍送給他，他一定很歡喜的」。我照辦了。到了蘇州××巷的所謂優待的監獄裡，只見李先生和沈衡山（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鄒韜奮等六位先生，都是精神奕奕的，有的在看書，有的在寫作。並見他們立有日課表，訂有生活規約，過着有計劃有條理的生活和學習，顯出「見危授命」，「臨難不苟」的精神和氣派，倍加起敬。

特我把書送給公樸先生時，他卻說：「你要寫上你的名字再送給我」。我馬上寫上了他和我的名字，以作瞻仰愛國犯的紀念。此行，不但得以瞻仰愛國名賢的言行，作爲立身行己的借鏡；而且得到了公樸先生這樣一位熱忱的教育的知道可以請益；亦人生之幸遇。我與公樸先生有緣從此開始，我之瞭解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亦從此開始。

## 二、競賽並進

不久，「七君子」出獄了。公樸先生仍回上海主持「量才流通圖書館」（即申報流通圖書館）和「量才補習學校」（即申報補習學校，同以紀念史量才先生爲文化爲國家爲民族而犧牲而易名的）。

「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以後，許多青年和兒童失學了！我受「全救」及「國難教育社」之委託，也在上海辦補習學校。不過，我和公樸先生的辦法，有着顯著的不同。公樸先生是在大馬路（南京路）「大陸商場」大樓的房子裡，進行廣大規模的職業青年的補習教育。我則是辦着一種游擊的散兵式的補習教育。只要有兩個影子，每月每人拿了六元生活費，以及幾元一月的辦公費，就可自己去借房子，招生，創辦一個補習學校，很快的就發展到三十所的各式各樣的補習學校——兒童的、成人的、男工的、女工的：……等等。但是有一點我與公樸先生是相同的，就是公樸先生是透過這成千成百的職業青年，各回到工作崗位上，去推進本行本業內加強抗戰支持抗戰的號勸。一發動捐款，就是幾十萬幾百萬。捐獻實物，馬上成山成邱。我則是透過各色各樣的兒童和成人，通到各色各樣的環境裡，去推進各式各樣的人起來，加強抗戰，支持抗戰，捐獻銅器廢鐵，捐獻閒衣參軍……亦起着很好很大的作用。同時，並創製了一些口號，要他（她）們：帶教育進工廠，帶教育進弄堂，帶教育進店堂，帶教育進廚房，進難民收容所，兼辦短期訓練班，以應各方需要……也得到了相當的效果。我們就這樣的以教育方式，團結了很多有血性有志氣的優秀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在上海成了兩面不可否認的救亡圖存的力量，競賽並進。

## 三、展開教育領域

上海國軍撤退後，公樸先生到了武漢，與生活教育社同人及國內教育人士聯合，共同創立抗戰教育研究會，從事探索抗戰教育的偉大威力。

不久，公樸先生北上，參加西安師範及民族革命大學工作，並親往參觀敵後教育，乃撰成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作有系統之敘述，頗多建樹。他自己這樣說：「……所以從「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序幕揭開以後，我就認定實施抗戰教育是動員民衆的基本條件，因爲要把民衆積極參加抗戰，無論在實踐上在技能上都須予以訓練……我的目的，是希望今日的抗戰教育，能認識過去的錯誤，把握現實的需要，確定施行的計劃，是應該消滅虛有的計劃，避免空虛，有機的靈活的和抗戰建國融合起來，把生活和教育，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尤其如用計劃的普遍實施，使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教育的空氣下，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各種特種教育，嚴密佈成一個教育網，把前方和後方看得同樣重要。我想，這不是高調，而是事實上能夠做到而且必須做到的。因爲不這樣，新中國也就無法建立起來。……同時，我認爲抗戰教育的普遍施行，不僅辦教育的人應該理解怎樣去教育人，辦教育的人也應該理解怎樣教育自己；而且教育人與教育自己，是一個問題的兩面，絕對不能機械的分開，只有能夠不斷的教育自己，才能有力量不斷的教人，只有能夠不斷的教育人，才能是真正不斷的教育自己」。這是公樸先生對於抗戰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方法——教學做用合一的轉變，合於抗戰需要的精闢的創解。「流動教學團」的組織，是一個發展抗戰教育散播抗戰教育種子，發動抗戰力量，支持抗戰的靈活辦法。這種辦法，在今日急需普及民主教育的時潮裡，亦可因之斟酌損益變革而可作爲到勸農之一格之參考。

公樸先生與有志抗戰人士，共同努力滑在空間上，在時間上展開了教育領域。

## 四、民主教育的序幕

社會大學，是民主教育序幕時，一個新型的解決在業青年，以及高等教育，解決在所謂「正規」「大學」之外，有志修考的「在野」大學。這是所在野大學，是陪都青年，自己來發起，自己來籌款，自己選董事，自己選校長，創辦的民主大學。陶行知先生當選爲校長，公樸先生當選爲副校長，兼教務長，兼教育系主任，象在今年一月十五日開學的夜大學——不限資格，不限年齡，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志氣，只要你有追求新知追求進步的願望和決心的，都可入學的人民大學。

它——社會大學，由公樸先生提出：「決定暫以人格教育，知識教育，技術教育四項做我們的教育方針」。要達到這方針，它必須做到：「一在人格教育方面，須要完成革命的人生觀和正確的宇宙觀的建立，而人格教育更是我們教育的重心。在智識教育方面，須要穿成政治經濟科學的基本智識的學習；在組織教育方面，須要增殖並發展每個人的組織才能；在技術教育方面，須要以自動的集體的，隨時隨地的學習方法，完成技術的學習。不過上述四者決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的有機配合的；任何一種方針的實踐，都必需也是必然的在此三項裡集中完成」。這是切中時效的方針，社會大學在此方針中進行了一學期，而收穫到相的效果。

社會大學，這一期有顯著的成就的，是民主學習方法的創造，民主檢查成績方法的創造，同時氣質之改變，人生觀和宇宙觀的有進步從顯的創造。學習方法分四點：（一）主動的學習；（二）實踐的學習；（三）集體的學習；（四）正規的學習。其中以小組學習，表團出組織能力的培養，和發表自由，民主學習作風的創造，突破了傳統的注入式的學習方法！更共可貴的是民主檢查成績方法和作風的創造——它，表顯在新的學習態度考查辦法，分五個部份：（一）對於本學期每一課程的「教學做」的精華摘尚心得，作一報告；（二）問題的回答；（三）學習小組，作學習組報告；（四）集體專題研究的報告；（五）生活和學習的自我檢討。給以充分的時間，去思考，去找材料，去組織成文。這樣民主的自我檢查成績制度的建立，是突破了「拚命」趕考的「開夜車」的學習，更滑除了「捨替」「護航」的盛行的傳統的考試中的惡習！

我所知道的公樸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詣，僅止於此。倘有疏漏，尚望公樸先生的友好，加以補充和指正。

民主教育正在序幕的時候，忽然傳來民主運動的鬥士和民主教育序幕的能手，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反人民反民主之反動派暴徒所槍殺，不由身死！能不爲中國民主運動失一健者慟，能不爲中國民主教育失一同道惜嗎！？

## 四、聞風興起

「君子之德風」，聞公樸先生之風而願繼公樸先生之志而起者，已風起雲湧於國中，足徵「德不孤，必有鄰」了！千千萬萬有血性有志氣愛好和平的愛好民主的人士，都在含着熱淚化爲熱血，來繼承來加強公樸先生的民主運動，來擴大來支持公樸先生的民主教育事業。以告慰公樸先生在天之靈。同時，我們確信民主事業，即是人民自己的事業，民主一定要勝利！民主教育，即是人民自己的教育，民主教育一定要擴大！

公樸先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敏銳的認識現實，理解現實，把握現實，以適時適地的運用，所以他從事的革命運動，是變革不合理的獨裁的現實社會制度，而改造成合理的民主的社會制度運動。他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是變革不合理的愚昧的現實教育制度，而改造成合理的智慧的教育制度運動——民主教育事業。

我們要繼承公樸先生遺志，擴大公樸先生事業，就必須從敏銳的認識現實，理解現實，把握現實，並敢於變革現實做起。

公樸、一多同志
重於泰山
鮮英

# 李聞慘案經過

近來外間盛傳特務懸賞謀殺在昆明的民主同盟主要負責人。民主同盟及其所有盟員，爲中國人民的民主和平奔走呼籲，其主張，其立場，其態度，光明正大，能見天日，故對一切流言傳聞以及一切恐嚇威脅，從不予計較，尚以爲在光天化日之下，國內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一切鬼魅縱如何猖獗，斷不敢公然出此手段，殊不料反動派可恥的暴行終於發生了。

十一日晚十時，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先生遭過了特務暴徒的暗殺。

十一日晚七時許，李公樸先生因事與夫人張曼筠女士先後外出，八時餘辦事完畢，同往昆明大戲院觀電影，十時餘電影完畢，同乘公共汽車同返北門街其寓所，於青雲街車站下車，李氏與其夫人南行至青雲街近至大興街的小巷中，就突聞槍聲自後傳來。李夫人尚以爲係車胎破裂聲，不料即見李氏中彈倒地，呻吟於泥濘中，李夫人情急大呼：「捉人呐，槍打人了！」兩旁中行人疏少未見人來，後聞兇手已被當地崗警捕獲，送往第三分局。李夫人正單獨扶救中，時有雲大同學數人經過，見情始前往協救，以担架立即送北門外雲大醫院醫治，時已將近夜十一時。

到雲大醫院，李先生尚神志清明，經醫師立刻檢診，見傷在腹部，子彈係由後右腰射入至左前腰穿出，血未外流，傷勢異常嚴重。經注射麻醉針，痛未止，此時李先生突然口吐鮮血滿地。醫院方面決定立刻施行手術，約二十分鐘，担架入手術室，開刀檢查，腹腸穿通數孔，其中兩孔，口徑特大，在一方寸以上，形將斷絕。在施行手術過程中，又嘔血不止。至午夜一時，手術完畢，注射鹽水，李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後担架至三十四號病房進行輸血，並注射樟腦西林，時已次晨（十二日）二時餘。至此情況尚佳，不料傷勢過重，流血過多，至晨三時許，李先生即現不支之狀，雖經醫師不斷注射各種救急針水，終於延至十二日晨五時二十分即氣絕逝世，逝世時大呼「無恥」！並高呼：「我爲民主而死」！

李公樸先生被刺逝世後不到四天，聞一多先生同樣遭遇了特務暴徒的暗殺：十五日午後六時，聞先生和雲大教授楚圖南，聯大一部學生，及聞氏長子聞立鶴，到府甬道十四號民主週刊社開會。聞先生是主席，他爲李公樸先生的被刺，沉痛的報告李氏爲民主奮鬥的生平。當會議結束後，聞先生偕子立鶴，又聯大一部份學生，離開民主週刊社，剛剛走出來幾分鐘，將到聯大教職員宿舍的時候，有四個穿青衣服的少年，『命令』聞先生：『站住！』，幾個暴徒，就開槍射擊，聞氏應聲倒地。其子立鶴以爲乃父未死，高喊『這是我爸爸』，這時連他自己也中了槍。暴徒見目的已達，安然逸去，行前向立鶴說：『好，留你作個種，以後再報仇』。事出後，該校教授棠棠向校方報告經過，並送聞氏父子至雲大醫院就醫，聞氏即在途中逝世。

# 悼一多先生

丁易

象牙塔裡爲悠悠，愈透玄虛便不休，
一擊回戈真『逆子』，現身說法到街頭。
殺賊笑指罪魔來，君你橫行到幾時，
槍起無辜爲主使，元兇還是法西斯！
李杜詩篇王段學，更將熱血爲人民。
傷林文苑復忠烈，萬口傳歌有定評。

# 聞李公樸先生被刺書憤

丁易

一天遠證羣魔舞，暗殺爲怒納粹聲。
滇海倚然驚世界，不等綠衆也分明。
長安滇海有淵源，滄白堂前較場邊。
白晝殺人呼嘯去，廢城早遇續忠賢。
一槍果可滅民主，希墨如何被極刑？
鐵蹄如林擎全國，請看無數李先生。

# 鬥爭纔能生存 退縮便是罪惡

張友漁

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二位先生，在五日之內，先後死於法西斯統治者的爪牙——特務份子的毒手，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作爲二位先生的朋友的我，對於這件不幸的事，自然要感到無限的悲憤！

然而只是悲憤，有什麼用處？我不願意表現悲憤的情感，也不願意發表悲憤的言論；我要指出這是法西斯統治者壓迫人民，反對民主的暴行，全中國人民和民主人士必須一致起來，反抗這一暴行，回擊這一暴行。

法西斯統治者是橫暴的。他把人當做羔羊，當做土芥，任意蹂躪，當做仇敵，必欲屠殺淨盡而後快。希望法西斯統治者自動放下屠刀，那只是幻想。

但是，法西斯統治者又是脆弱的。在強大的人民的力量給予他以回擊的時候，他是會倒下來的。不要以爲法西斯統治者的暴力是不可抵抗的。恰相反，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抵抗的。

儘管法西斯統治者恣橫暴虐，但在他的橫暴背後，存在着卑怯。當人民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的時候，他表現得很橫暴；但當人民的力量充分表現出來的時候，他就立刻變得很卑怯。如果他不能壓迫得人民在他面前發抖，他就會在人民面前發抖。對於法西斯統治者的鎮壓、屠殺，只有拿鬥爭來回答，退縮是沒有用的，求饒也是沒有用的。

特別是在民主潮流彌漫於全世界的今天，法西斯統治者本身也有時被迫不得不戴起偽裝民主的假面具，因而他的橫暴，在表現上，有時也難不有所限制。經驗告訴我們：

在今天，法西斯統治者的橫暴的表現，好像是一起一伏的波浪。在他的橫暴，遇到人民力量的反抗，國際輿論的抨擊時，他便暫時裝出一副柔順的面孔，以緩和這反抗和抨擊。等到反抗和抨擊停止下來，他便立刻故態復萌了。公樸、一多二位先生相繼被暗殺，已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國際輿論的抨擊。這逼使法西斯統治者不得不暫時作斂跡的表示。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號召全國人民，國際輿論，繼續反抗，繼續抨擊下去，一直反抗下去，抨擊下去，不讓他有『故態復萌』的機會。

鬥爭才能生存，退縮便是罪惡！

# 聞一多先生事略

聞一多先生，名家驊，號一多，又名多，今年僅四十八歲，湖北蘄水人，家世爲湖北望族。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那時候先生在清華學校（當時尚未改爲大學）唸書，情緒的奮與當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担任學生會書記職務，先生愛國家，愛人民的熱情，在那時候即已兆其端緒。民國十年畢業清華大學後，即出國赴美留學，在科拉多州研究外國文學，芝加哥藝術學院研究美術，返國後在國內各著名大學任教授，系主任，院長等職廿餘年。民國十五六年任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十七年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並任武昌藝專校董，十九年任青島大學院長，二十二年返母校任中文系主任，廿六年抗戰爆發，平津淪陷，先生隨學校遷長沙，繼又由長沙步行數千里抵昆明，當時先生是步隊之一，他的步伐是異常健壯的，抗戰八年來，一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先生原來在清華念的是外文系。中國文學修養甚深，爲不可多得的學者，在北平的時候，他提倡新詩，與已故詩人劉夢葦、徐志摩、朱湘等在北京晨報副刊出版過『詩週刊』，舉行讀詩會，提倡詩朗誦，又曾與徐志摩合編新月月刊及詩刊，他的詩受十九世紀浪漫詩人的影響最深，他那講究的詩格，深爲當時詩人所推服。著有『死水』『紅燭』兩詩集，及長詩『奇蹟』行世。以後一直從事古書的整理，就很少再寫新詩。但抗戰期間曾編有『抗戰詩選』。他在當今詩人中，極推崇艾青和田間，稱田間爲『明天的詩人』，認爲他的詩是時代擂步的鼓聲，有打鼓的聲音。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聞先生的易經、詩經、楚辭、莊子、樂府、唐詩、古代神話、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及繪圖都到深切的見解和研究。他對楚辭的研究造詣尤深。先就楚辭校補一書，曾獲全國學術審議會的獎，他極同情屈原的身世，以其行誼尤過於「文采」，目爲「人民的詩人」。又譯「九歌」成白話歌劇，請音樂家趙渢製曲，將完稿，他在聯大講授『唐詩』『杜詩』選課的學生很多，曾有唐詩選本，他對全唐詩的校勘已積稿盈尺，尚待整理。又有『唐詩雜論』散見於各雜誌。所作的『周易義證類纂』，『詩經今譯』，『莊子內篇校釋』，『樂府詩箋』，『杜甫年譜』都已出版，在學術上甚受重視。在他授課餘暇，以新的哲學觀念寫『中國文學史』，可惜還未完成，就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聞先生自由美國歸國任教後，廿餘年，從不過問政治，到抗戰後期，因爲目睹國內政治腐化，貪污遍地，物價暴漲，民不聊生，憤然於民國卅二年秋天，聞先生的一位在緬甸從軍的經見，經過昆明時，歷歷爲先生陳述軍隊中的腐化黑暗，使先生大爲刺激，於是閉門不出深思七日，考慮從今後的人生態度，應該像過去一樣埋頭書齋不問世事，抑應該走出書齋，伙同被壓迫的讀書人，而且更應該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去關心政治，於是他不時應聯大學生自治會之邀，出席講演時事及政局問題。

民國卅三年春夏之交我國對日戰事一再敗北，中原之戰失利後，繼而湘桂、黔桂、粵漢等線，節節敗退，湘桂線被打通後，粵漢、黔桂兩線也勢如破竹，日寇越獨山、都勻、直逼貴陽，先生當且時艱，不勝悲憤，乃於是年，昆明各校慶祝雙十節大會上痛陳中國政治腐化，要求改革，並發表文章『武裝保衛大西南』，『要求政府實施民主改革，動員民衆，武裝保衛大西南，不讓敵人得寸進尺，鞏固我西南大後方』。是年十二月八日昆明民主週刊創刊，先生出任民主週刊編輯委員及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省委。

自湘桂戰事失利後，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距全國，先生薪給有限，家庭負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雕刻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聞先生是操守極嚴有所不爲的，好些以貪污起家的權貴要人金請他治印，都爲他嚴詞拒絕。

先生品性耿介，待人溫厚，愛青年有如子弟，深得聯大學生的愛戴，每日課餘，學生及民盟聯黨青年去看他，絡繹不絕，先生生活雖拮据，但有些窮學生卒不成飯餐或生病醫藥費無着時，先生總是東借西湊千方百計的替青年解除困難。

先生的參加政治，完全是本乎他學者的良心，他本來是厭惡政治的，他以他參加政治活動，也僅僅止於發表演講，或文章，用於先生對民主的熱誠和大無畏精神，他的演講是異常得到青年人擁戴，每次演講，聽衆總是五六千至二三萬人，演講時總是掌聲不絕。

在先生的生活中是找不出『畏縮不前』或『恐懼』這兩個字的，他的生活態度總是『求所當爲，毅然爲之』八個大字，在去年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再大聲疾呼主張嚴懲兇手的是他，今年二月間昆明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萬人大遊行走在人民前頭的是他，每一次演講會第一個發言的，也還是他。在今年二月間昆明四特務份子，就揚言懸賞四十萬元買他的頭顱，但他聽了只淡然一笑，答覆恐嚇的是更積極的爲和平民主奮鬥而工作。

聞一多先生出任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及民盟雲南支部宣傳主委，兼民主週刊社社長，是去年九月間民盟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在今年聯大課程結束後，他就想回到北平去了，但因爲交通工具無法得到，一直未能成行，竟以於本年七月十五日繼李公樸同志之後被刺，其長子立鶴也身受重傷，現仍在昆明雲大醫院搶救。

聞先生遺下妻一、子女五人，均在西南聯大及附中附小讀書，身後蕭條，無長物，今後家屬生活及子女教育費都很成問題的。

聞先生死了，在國民黨反動的陰謀下死了，但聞先生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死的。快要死的，那是日暮途窮的反動派自己。聞先生是活着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理想，已經變成全中國人民的精神，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全中國人民的理想，他的方向，也是中國人民的方向，全中國人民將會以更堅強更勇壯的行動，去爲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的。

# 聞一多先生最後的一次講演！

## 無恥啊！無恥啊！
## 他們在慌啊！在恐怖啊！

在雲大至公堂李公樸先生被刺大會上的講演

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說出了千萬人民心中要說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爲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的殺！（鼓掌）

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麼要殺死李先生？（厲聲，熱烈的鼓掌）殺死了人，還要誣賴人，說什麼『桃色案件』、說什麼共產黨殺共產黨，無恥啊！無恥啊！（熱烈的鼓掌）這是某集團的無恥，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的光榮，也是昆明人的光榮！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爲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現在李先生爲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遇反動派的暗殺，這是昆明無限的光榮！（熱烈的鼓掌）

反動派暗殺李先生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聽了都搖頭，這些無恥的東西，不知他們是怎麼想法，他們的心是怎樣長的，其實也很簡單，他們這樣瘋狂害怕，正是他們在慌啊！在恐怖啊！特務們，你們想想，你們還有幾天？真理是一定勝利的。反動派的無恥，就是李先生的光榮，反動派的末日，就是我們的光明！

現在，有人要打內戰，只是利用美蘇的矛盾，但是美蘇不一定打呀！現在四外長會議，已經圓滿結束了。美蘇間不是沒有矛盾，但是可以妥協，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線的，我們的新聞被封鎖着，不知道英美的開明輿論如何抬頭，但是事實的反映，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學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中國的一個留美生一樣，是和藹可親的學者，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個改變。

其次，蔣得太不像樣了，在四外長會議上不要中國做二十一國和平會議的召集人，這說明人民的忍耐有限度，國際的忍耐也有限度。

李先生賠了一條性命我們要換來一個代價，『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戰士們的血，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會，李先生倒下了，也換來一個政協會議的召開，（熱烈的鼓掌）我們有這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榮，是雲南人民的光榮，雲南光榮的歷史，遠如護國，近的如『一二一』這些都是屬於雲南人的，我們要發揚！

反動派挑撥離間，卑鄙無恥，他們以爲聯大走了，學生放暑假了，我們便就沒有人了嗎？特務們！你們看，今天到會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來了，我們昆明青年決不讓你們這樣橫幹下去！

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一任務！

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鬥士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反動派你看見了一個倒下了，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 西南聯大教職員抗議書

……南京教育部朱部長勛鑒：同人等寓居邊陲，方慨行路之艱難，而昆明噩耗頻傳，聯大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先生父子又被狙擊。聞先生治中國文學，成績卓著，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義何在？紀綱何存？同人等不勝悲憤駭愕，祈主管當局務鉗兇犯案，嚴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責任，決不能有所規避。對於其所屬人員，亦自不能有所曲護，並祈從速處理，以平公憤。王憲明、王憲鈞、江澤涵、吳素萱、李儲石、邵循恪、金岳霖、周炳琳、周作仁、姚祈、錢端升、胡清泉、陳康、徐仁、高崇年、馬大猷、張清常、張懷祖、許維遹、陸法齊、郭沂曾、馮友蘭、馮承植、馮式權、湯用彤、湯佩松、黃子卿、費青、劉金祿、劉崇鋐、劉俊潮、劉鈞、蔡樞衡。

# 悼聞一多先生

蕭剛

在荒涼的文化園地正需要更多的人開拓的今天，這樣一位淵博的國丁——學者、詩人和革命家聞一多先生，卻突然被反動派無恥地暗殺了。這的確是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我們哀悼這位文化戰士，除了繼續他的血跡繼續前進，爲民主爲和平繼續奮鬥以外，我們對於聞先生的許多優點應該很虛心地學習。

……

第二點是學者的氣質……

第三點是革命家的氣質……

# 社會大學同學會抗議書

本月十一日下午，本校副校長李公樸先生在昆明大興街口遭預伏暴徒狙擊，僅逾一晝，消息傳來，本校全體同學莫不同聲哀悼，並對這種無恥暴行，表示最大的憤怒和抗議。……

他爲民主而死，我還有什麼話說，只有繼他的遺志奮鬥下去。

張曼筠　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李先生死了，是的，他……

公樸一多兩同志竟爲反動統治者暗殺了，在他們兩位是盡了責任的犧牲，精神不死，但是中國人民所受的損失則異常重大，同時反動統治者的殘暴無恥，則更加暴露其真相，凡是中國爲民主奮鬥的人民，都必然因公樸一多兩同志的死，因公樸一多兩同志的精神感召，發揮更大的奮鬥力量。

梁漱溟　張君勱　黃炎培　沈鈞儒　章伯鈞　羅隆基　張申府

聞李二先生遇難有作

四日殺兩賢　天下多不知矣

千室多空　國外人亦苦之

吳墨法

# 李公樸先生事略

公樸先生，原籍常州，生於鎮江，十三歲時即投入……京廣洋貨店做「學徒」，三年半期滿……時值「五四」運動的怒潮……

……

王炳南

李公樸先生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與聞一多先生父子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現在，全國人民應起來，針對這個既壞且惡的政府作鬥爭，把人民受冤的信號變成人民翻身的信號。

陳家康

石西民

# 學習李公樸先生

鄒克汀

我和李公樸的私交并不很深，因此，對李公樸先生的了解自然是很不够的。今年春天，社會大學在渝成立，實際上負責主持校務的就是李公樸先生。……

七、二三晚於寓所

# 啟事

本刊辱蒙各界紛紛賜稿，不勝感激，惟以篇幅所限，或因送來過遲，致未能一一刊入，謹此致謝！

李聞追悼大會籌備會謹啟

# 誰殺死了「我的爸爸」？

聞立鵰　聞立鵬

今天（十七日）早上，我預料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了，想不到一翻開報紙，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似的，他們硬把這樣做了！我們有三兄弟兩個妹妹，連媽媽姨姨一共七個人，都靠父親一點微薄薪水……

# 鞭箠

何其芳

一

七月十一日，中國反動派暗殺李公樸先生於昆明。七月十五日，中國反動派又於同一城市暗殺了聞一多先生。

我們往往把殘忍嗜殺的人叫作狼。但是，像今天中國的反動派，已遠非用狼這類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了。狼的武器只有爪牙，所以它用它的爪牙殺人，今天中國的反動派的武器卻多得很，軍隊、憲兵、警察、監獄、法庭等等都是，然而對於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他們不用這些比較明明白白的武器而採用了……

# 同聲一哭！

郭沫若

茅盾

葉聖陶

田漢

鄭振鐸

# 悼一多

孫伏園

# 千萬人的悲憤

沈起予

# 踏着李聞二先生的血跡，高舉獨立和平民主的旗幟前進！

周文

# 「圖窮匕首見」

柳倩

——我沒有眼淚，只有無言的傷痛——

# 「門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哀悼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

艾蕪

# 「民主」是殺不死的

——弔聞一多、李公樸二先生

陳白塵

# 犧牲為推進人類文化之重要因素

公樸　一多　兩先生千古

# 我們沒有眼淚，只有仇恨！

——悼公樸、一多兩同志——

李相符

# 淚濕慈母書